3487
1736
v.7

乙巳福牘 七

朝野漫輯
泉閣話
遯溪集
年譜
言行錄
書
行狀

朝野記聞
附壁書同事
己巳獻事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青野漫輯 咸平人李喜福編

仁宗朝

李仲虎字風后號履素齋當己卯士禍之後以師道為己任褁衣受業者日數百人及仁廟賔天率其門徒哭于閘門外歸老于鄉芝峯類說

李仲虎仁廟賔天後歸老

石洲詩問退溪既已出去而還參鳳城君啓何也先生曰豈敢知也權石洲有詩曰從來戊己可傷魂乙巳年前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衰歇終難定毀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霧高懸日月照乾坤所謂兩學士指晦齋退溪也頃年文谷

青輯

東333369

抄石洲別集之中載此詩尤菴識其上曰此詩所指如此云云君甚知之乎文谷大驚即扳甚詩於刊板中江上問若

退溪論乙巳

乙巳諸人為仁廟多積忠憤之餘事勢忽有大變援受以正則忠反疑邪反作正於是邪反托正以報讐大加誣陷率被以叛逆之罪此謂無罪者靡爛而俱焚者此也至於尹任事當時以為宜有而加大罪人心或不能必其宜有而況今日以為宜無而洗大罪人心豈盡能必其宜無乎此所以難處而難斷也退溪集

退栗異議

問栗谷則以尹任為無罪退溪則以為不無社稷之罪二先生所見不同何也曰其時事機不可詳知但

奇不浣削勳

栗谷初議削勳之際奇高峯不從三司乃彈劾高峯

明彦死

高峯以副學棄官鄉歸道中疽蔟死或曰斯文不幸明彦死矣栗谷曰斯文多幸明彦死矣蓋退溪恒在

退溪聞高峯言

山林高峯仕在京師退溪所聞無非高峯輩之言也高峯既以削勳為不可則退溪之以尹任為不無社稷之罪者無怪也蓋尹任以武夫居帷幄故退溪以為渠本無知之人既居大位執心安能如端人正士哉以此疑之栗谷則以為尹任雖武夫無彰著之罪

青輯

而一代諸賢皆嗜同好元衡元老本是叵測小人而
乙巳仁廟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尹任
有罪則是諸賢有罪也諸賢無罪則尹任亦無罪也
旣曰無罪則元衡僞勳不削何為此栗谷所謂力主
削勳而為後世大公案也江上問答

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救被罪之人出臨齋集西崖論
謹按此一段論議足見西崖一生安身立命處使
臨齋當日極言竭論誠如權白兩老及有言而無
益也則獨不能奉身而退爭無故殺士大夫可以
去國安有身為大臣目見兩王子三大臣及一時

尹任罪則諸賢有罪

西崖所以為西崖

忠賢駢首就戮而莫之救又不能退罷勉詭隨竟為
乃力言之無益反有甚焉故不敢盡言以

所以慈母慶也與
尹任以謀危宗社被誅而任之父汝弼罪逮論命給
其祿以終身仁聖王后王度無忘斯固明廟之至德
也東閣雜記亟誦篇左錄

宋猶壽嘗謂金慕齋適有柳仁淑申光漢亦來謁慕
齋不甚欣喜兩公去後家問其故慕齋慨嘆曰原明
青輯

而一代諸賢皆嗜同好元衡元老本是叵測小人而
乙巳仁廟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尹任
有眾則是諸賢有眾也諸賢無眾則尹任亦無眾也
尹某有罪則諸賢有罪
既曰無眾則元衡偽動不削何為此栗谷所謂力主
削動而為後世大公案也江上問答
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枚被眾之人出晦齋集西崖論
謹按此一段論議足見西崖一生安身立命處使
晦齋當日極言竭論誠如權白兩老及有言而無
益也則獨不能奉身而退爭無故殺士大夫可以
去國安有身為大臣目見兩王子三大臣及一時
西崖所以為西崖

忠賢駢首就戮而莫之救又不能退竟為偽勳所而曰言之無益及有甚焉故不敢盡言以存隨時之義乎然則所謂乎賢大臣者安在不此之憂而反憂栗谷之不滿為世道憂嗚呼此西崖所以為西崖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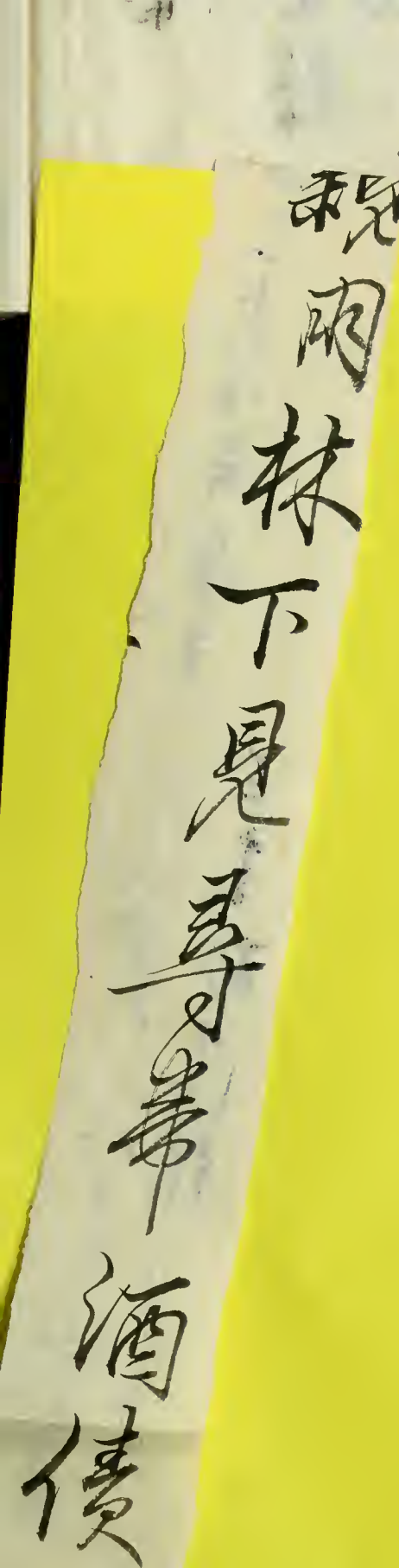
尹某之父以赫終身

慕齋論柳申

尹任以謀危宗社被誅而任之父汝弼罪連嗣命徐其祿以終身仁聖王后玉度無占斯固明廟之至德也東閣雜記亟誦為名錄

宋猶壽南謁金慕齋適有柳仁淑申光漢亦來謁慕齋不甚欣喜兩公去後宋問其故慕齋慨嘆曰原明青輯

而一代諸賢皆時同好元衡元老本是匡測小人而
乙巳仁廟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尹任
有罪則是諸賢有罪也諸賢無罪則尹任亦無罪也
尹泉石罪則諸賢有罪
既曰無罪則元衡僞勳不削何為此栗谷所謂力主
削勳而為後世大公案也江上問答
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枚被罪之人出晦齋集西崖論
謹按此一段論議足見西崖一生安身立命處使
晦齋當日極言竭論誠如權白兩老反有害而無
益也則獨不能奉身而退爭無故殺士大夫可以
去國安有身為大臣目見兩王子三大臣及一時
西崖所以為西崖


晚雨
林下見尋
酒

不學無術未知厥終如何漢之八字甚好已卯些士
類同驅幸矣兩公當時所謂名流而慕爵之論若此
可謂缺　前言往行錄

李汝慶遺位無強

李汝慶為兵判時無強劾之汝慶為巡察使到慶
源郵卒指攸中矮屋曰無強所舍也汝慶厚遺食物或
咄其以德報怨汝慶曰非欲施惠見其窮困憐愍之
心自不能已　東閣雜記

宜乎持節則劾

謹按無強些須昌為好官鷹犬屢起大獄戕害善
類若論其罪誅戮亦輕人方以保其首領為失刑
莫非切齒扼腕而彼獨為之矜愍者何也是亦仁

人之心歟可謂杜用慈悲矣宜乎持難於前倘勉
定國是之論也

懷相受驩陽賂

懷相嘗受驩陽府院君兄弟賂金撰閔齋仁碑銘而
贊揚之至以齋仁為正直君子反斥休菴走卒之言
則他尚何言哉此乃云石駿述傳之者也此外顛倒
是非者亦指不勝屈矣尹極與金昌翕書

元衡以黃女配順懷

順懷世子當行嘉禮尹元衡以其女壻安德大之切
族黃大任女子符同卜人改裝五柱以為最吉納之
豐國親迎之期只隔旬日大任之女忽患腹痛甚重自上
棄后
妬以為病人不可配東宮又難適他降為良娣未幾病
青轅

死改選尹玉之女行嘉禮翌年順懷夭沒嬪至萬曆
壬辰卒及葬倭賊入京城遂失尸至今未行葬禮東
閣雜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盧蘇齋少有重名乙巳以吏部即謫珍島十九年群臣
彌高有安石東山之望宣廟即位入相府爰立之後
一無建明時有混世諧偽之事士林大失望（浿溪記聞）

桂林為尹某甥

桂林即中宗庶兄桂城君恂繼子於仁宗為從兄弟
桂林之生父德豊君怖娶坡原府院君尹汝弼之女
故桂林亦為尹任之甥（青野漫輯桂林被禍条頭註）
恭懿殿仁宗王后朴氏（上同安世通攷細毛俸条頭註）

仁聖王后即恭懿殿上同坡原給祿糸頭註

慎齋傳睦長欽論退溪語

己丑余拜慎齋慎齋曰余宰扶餘時睦公長欽為石城守聞還往見之睦曰君西人謂吾退溪先生何如余笑曰吾輩所推尊極矣是何言也睦聽訖甚欣有幸若以退溪為自己私人焉甚可笑余曰然則退溪豈有未洽於公論者耶曰非也昔在中廟朝論鳳城時退溪方為館職弘文錄上劄中列名以進後人以此為毁端但其時退溪年少未學恐或似此而何的知也

南冥輕退溪

旦曹南冥最輕退溪晚年猶然時有退溪論學文字

青輯

傳致南冥者公着乾曰景浩之文今頗精鍊可訝也
南溪集

乙巳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昇附文昭殿（國家立宗廟又別立文昭殿于景福宮東隅延春門之內為寢殿以奉太祖及四親此　世宗所定也　德宗而　德宗與　肅宗為兄弟不可并入文昭殿別立延恩殿于神武門之內以文昭殿之禮祀焉）當時儒臣李芑等以文為昭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附則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請姑附　仁廟於延恩殿（德宗未即位故別祀于延恩殿）是時羣奸當國以　仁廟為未踰年之君不安于文昭而自　上欲於延恩殿別附仁鏡以等為　上教至痛大憲

安珙大諫李簣副學周世鵬葬伏閤論其非太學生鄭琚等亦論之并不允而竟附延恩人心鬱憤以芑等有疎薄　仁廟之意而然及　明廟禪後將附文昭與議欲因此并附　仁廟於文昭時李浚慶以首相為　仁廟既附延恩不又移附文昭於是衆議蜂起三司交章至比浚慶於乙巳羣姦翰林柳成龍亦上疏極言浚慶即陳疏自服然後乃定羣議東閣雜記石潭日記西崖集合錄

竹泉閒話

贊成李德泂著

尹仁鏡

余高祖議政公為黃海監司時尹相仁鏡為都事高祖到界尹公行延命之禮高祖見其風度殼遠視瞻不凡深加先重待之殊禮且以尹公母夫人年老窮居以封餘祿著連絡優送尹公心常感激時海州牧使文官有才望者歌着尹公乘醉面誨曰使相有何所見待都使至誠尹公曰吾亦不知時輩長者之言高祖瓜滿還朝未幾為吏曹參判力薦尹公始通顯

年生疑誤

路尹公事高祖年生執子弟之禮與望日重歷敭臺閣十餘年間驟躋宰列嘗為京畿監司其時海牧又

竹諸

為廣州牧使低徊舊秩心甚恨恨謂人曰李政丞真
聖人也何以知尹公之遠到蓋高祖時為政丞也高
祖指館尹公已擢六卿極口護喪每於諱日備物助
祭終身不忘高祖子孫視同一家凡有干請非大段
難行之事則無不曲從其視末世背恩忘德者豈可
同日語哉尹公天性至孝又能睦族頃有時望當收
領相恩管內尙　中廟大漸之時進御藥物必齊宿
親自監劑人以為誠孝所推云及卒謚孝成然乙巳
忠順之對淨罪公論勳爵并削云

世宗嘉靖二十四年仁宗大王元年乙巳先生四十五歲七月仁宗昇遐明宗即位○十月李芑啓請削職時權奸李芑啓禍大起誅竄相繼人皆重足而立右相李芑尤凶險削五人知士論不與欲盡去異己以拑制衆口詣闕屢啓近日之罪名適具當但朝士坐罷者有所未盡李夭陷李滉權奸丁熿請並罷於是先生與丁公橫等數人同日削職翔野駭憤○十二日仁廟梓宮發引山陵先生不得入班次獨泣郊外望哭行禮焉

重啓還牒「命還職牒芑佺校理李元禄素先生力諫芑林百齡者素共知今若罪此人人必以為前日被罪皆誣杜由是芑又詣闕謝前啓不審請還給職牒故有是命」

叙用拜司僕寺正承文院參校年譜

「乙巳之變幾陷不測既而棄官東歸卜居退溪之上

退溪集譜

楊汝退

處

世味盖薄而讀書求道之志則愈堅愈篤」附錄言行後錄

林亨遂「先生　賜暇在東湖如林亨秀字士遂錦湖諸公日事游戲先生對案靜坐未嘗少變而亦不見其苟異彼亦未敢以戲語加於先生」西厓傳○言行錄律身

尹元衡「在都尹元衡爲榜會先生稱疾不往」金誠一○上同

權應挺權同知應挺知安東嘗載妓樂過書堂先生作詩諷之權後乃不敢上同

李瀷

先生四兄大憲公被謫將赴甲山出城而卒性傳本生大人爲金吾郎護去乙丑秋先生言于大人曰某於城主素有感恩事而不忍言及尚未發口因嗚咽

先生自言吾乙巳年間拜應教在玉堂三中一二人宣言尹大妃不可垂簾滉曰然則攝政者誰曰大臣曰否家有主母廉婢悍婢不敢與弱子抗況三代之後人心不古恐不當效周公之事昔宋朝為相有若韓琦之賢而亦不免垂簾之政況於其下者乎滉須臾起如廁二人坐夾室中所景浩來少年聽處何以發語如是乎滉曰公言則公言之不可隱嘿同席聽者具陳於元衡輩明日元卽盡奪告身絀之賜死而獨不及滉蓋元衡輩不知時宜不得不如此疑滉附己而置之 李德弘錄

李滉無罪原寬諭聞之遂命復職自此仕意益薄力求外補得丹陽郡守就○上同出處移豐基踰年棄官歸

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館應教承召赴京

退溪集言行錄

世味益薄而讀書求道之志則愈堅愈篤附錄言行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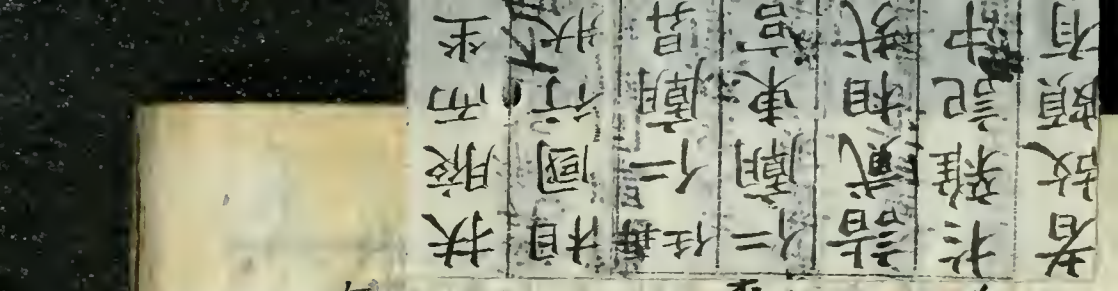
林亨遂「先生　賜暇在東湖如林亨秀字士遂錦湖諸公日事游戲先生對案靜坐未嘗少變而亦不見其苟異彼亦未敢以戲語加於先生」西厓傳○言行錄律身

尹元衡「在都尹元衡爲榜會先生稱疾不往」金誠一○上同

權應挺權同知應挺知安東嘗載妓樂過書堂先生作詩諷之權後乃不敢上同

李瀞

先生四兄大憲公被謫將赴甲山出城而卒性傳本生大人爲金吾郎護去乙丑秋先生言于大人曰某於城主素有感恩事而不忍言及尚未發口因嗚咽



禹彦謙

李元祿

守丹陽

不能言若慟初喪禹性傳○本生大人名彦謙庚戌
禁府都事押大憲公謫行見公
杖創病甚上中道白令安意調息吏卒懼及禍更諫
不聽幾爲奸黨所陷會大憲公卒而免時爲安東判
官先生先瑩在安東故稱城主○上同居家
乙巳之亂先生已入罪籍李元祿范之姪苻之子甲救甚力
李范乃反待罪而解之蓋先生修行端潔無有疵纇
小人雖欲据摭而不可得且天之生斯人必非偶然
豈謏哉之所能害哉金誠一○鄭惟一錄曰乙巳之變與李湛等四人同罷物論諍
然皆謂先生不當罷且有營救於李范者范待罪言
李滉無罪臣實誤聞之遂命復職自此仕意益薄力
求外補得丹陽郡守就○上同出處
移豐基踰年棄官歸
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館應教承召赴京
退溪集言行錄

世味益薄讀書求道之志則愈堅愈篤（附錄言行後錄）

林亨遂「先生」賜暇在東湖如林亨秀字士遂錦湖諸公日事游而

戲先生對案靜坐未嘗少變而亦不見其尚異彼亦

未敢以戲語加於先生「兩性傳○言行錄律身

尹元衡「在都尹元衡爲榜會先生稱疾不往」金誠一○上同

權應挺權同知應挺知安東嘗載妓樂過書堂先生作詩諷

之權後乃不敢上同

李瀷

先生四兄大憲公被謫將赴甲山出城而卒性傳本

生夫人爲金吾郎護去乙丑秋先生言于夫人曰某

於城主素有感恩事而不忍言及尚未發口因嗚咽

先生有言吾乙巳年間拜應教在玉堂中一二人宣言尹大妃不可垂簾渾曰然則攝政者誰曰太臣曰否家有主母廉嫭悍婢不敢與弱子抗況三代之後人心不古恐不當效周公之事昔宋朝為相有若韓琦之賢而亦不免垂簾之政況於其下者乎渾須臾起如厠二人坐夾室中呼景浩來少年聽慮何以發語如是乎渾曰公言則公言之不可隱嘿同席聽者具陳於元衡葦明日之即盡奮奮告身納之賜死而獨不及渾蓋元衡葦不知時宜不得不如此疑渾附己而置之李德弘錄

扶腋而坐人莫不駭視以為大禍不遠矣寄齋雜記按權
相國行狀所撰曰拜舍人兼弼善狀中凡十再辭書以
各再而舍人原不
任仁廟昇遐前後方帶繕工副正則其為舍人在
仁廟東宮時非在大漸時也安可曰大漸日以舍人
詣貳相就大明殿臥寢之誤不待辨而自辨矣此出
於雜記中歷朝舊聞即朴公東亀於壬辰後追記傳聞
者故頗有爽實如尹春年請罪元老疏在壬禍後丙

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館應教承召赴京舟到楊根始聞良才壁書之變未入城
堂吏以朝報來示則大禍已作一時名流或死或竄先生進退維谷躑躅供職方謀乞
外而未得其便未幾鳳城君遘獄又起先生知不可救移疾仍出守中陽方臨堂上劄時
先生帶館職故名列兩劄今或皆是疑之 云自注

分疏

等嘗聞之故老李混於丁未年拜弘文應教之日三
司停啟請罪鳳城之議混自外初還未知論議首末
既同參翌日於榻前大臣以下皆離席而請鳳城之
罪雖直臣如安名世亦莫敢異同混獨不離於席及
退控免本職九死路頭能辦截鐵之勇萬馬奔中能
有駐足之力事之難處其視於不與是論者尤有甚
焉而混能之今仁弘以是而爲之累不亦太刻乎云
出龍庵南藻雜錄○上同

「壬子秋陞堂上爲成均大司成先生見士習益偷薄

以教化未幾辭免乙卯春以病辭職經出國門雖
丹陽赴任時就別友人友人曰不見陳復昌而來乎曰未也曰陳家在鄰今又
而不見陳必深感根固朝之義隨例上進何好先生扮過復昌復昌出謝謹言明日
就別于南溟龍家謂左右曰經筵事釋其不可出外先生恐倫陳所止翌日即發
行三未遂陳果啓之答曰既有成命郡又殘弊庸遣近臣使之藉復可也赴郡之
後陳因使臣往來屢通簡詩先生一不答焉復昌銜之未久見敗以是免焉

言行拾遺小注友人閔箕

供職計在都五朔夕在散秩金誠一○上同

己巳三月四日上御夜對廳引見諭之曰卿更無可

言者乎對曰我 聖朝祖宗深恩罔極功德崇高臣

退陶集言行錄

舟到楊根始聞良才壁書之變未入城堂吏以朝報來示則大禍已作一時名流或死或竄先生進退維谷徊劬供職之謀乞外而未得其便未幾鳳城君之啓

狀又起先生知不可救未幾移疾仍出守丹陽金誠一

光海辛亥四月鄭仁弘詆先生以丁未同參請罪鳳城之論時李白沙恒福諸公在政府上劄辨之曰臣等當聞之故老李滉於丁未年拜弘文應教之日三司伏閤請罪鳳城之議滉自外初還未知論議首末既同參翌日於榻前大臣以下皆離席而請鳳城之罪雖直臣如安名世亦莫敢異同滉獨不離於席及退控免本職九死路頭能辦截鐵之勇萬馬奔中能有駐足之力事之難處其視於不與是論者尤有甚焉而滉能之今仁弘以是而爲之累不亦太刻乎云云出龍庵南藻雜錄○上高

「壬子秋陞堂上爲成均大司成先生見士習益媮薄

以教化未幾辭免乙卯春以病辭職徑出國門雖朝中士友常所往來者亦皆不知也鄭惟一〇上同

「戊午赴召時尹元衡當國方濁亂朝廷有一史官元衡時應仕而猶堅辭者正以時不可出也徵召漸峻至有以予不足與有爲云云之教先生聞命矍然俛勉詣闕非其心也故除大司成上書恝判而未嘗爲供職計在都五朔多在散秩金誠一〇上同

己巳三月四日上御夜對廳引見諭之曰云云更無可言者予對曰我

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館應教承召赴京舟到楊根始聞良才壁書之及未入城
堂吏以朝報來示則大禍已作一時名流或死或竄先生進退維谷圖所以供職方謀乞
外而未得其便未幾鳳城君之獄又起先生知不可救移疾仍出守丹陽方玉堂上劄時
先生帶館職故名列兩劄今或以是疑之 云自

丹陽赴任時就別友人友人曰不見陳復昌而來乎曰未也曰陳家在鄰今來見我而不見陳必深嫌恨因朝之義隨例不往何好先生仍過復昌復昌出就鄰舍告明日就別于南溟龍家聞左右經筵事繹甚不可出外先生恐陳所怪翌日即發行未遑陳果啓之答曰既有成命郡又殘弊當遣近侍使之慰復可也赴郡之後陳因使臣往來屢通問詩先生一不答焉復昌銜之未久見敗以是免焉

言行拾遺小注友人閔箕

恭昭為昭虔是也此亦無在乎偶失照檢而至於入診時事杜公於此段下繼書飛語數条杜公記中云又聞內仁傑上腰請立桂林之語不知何物柳渾言眼疾及尹與奸兇先此飛語次投封書以實之末曰安世遇寶

城守所造云則獨在扶腋云云亦安知非當時飛語
耶藥園漫筆。按燃藜述而不細考鈔載於
禍起之初有若受禍之張本然其謬甚矣
上既即位尹元衡乃為修隙之計與李芑訴君鄭順
朋等唱為凶言鼓動於外又遂妖妾蘭貞於內驚惑
兩宮燃藜述

刑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朝戊午甲子之事不須言矣中宗
乙丑朴元亨元昊朝論一變出謂先生當起先生以
至一日上以手札召先生權柔不知何事相先生以
牧使力辭強起赴道路上疏至闕下上疏第進
內醫女御輩日到先生上疏玉堂小人進
後第
宣祖朝
小人合而正人君子無著手處然後小人得志朋引類無所

不為方今初政仍無可虞諫臣之言忠直之意大過矣然此特一時勉強而已久而奸人從隙投間一望心一移則安保其如今日之勉強乎如此則邪正分黨奸人必勝與初政大相反者多矣以唐玄宗觀之則開元時如姚崇宋璟輩半賢滿朝以致太平而玄宗多慾又貪女色君子則諫之而李林甫楊國忠輩專事逢迎非是君子退而小人用終致天寶之亂一君之事而如二人焉者初與君子合終與小人合故也一望明以此為大監戒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則此一宗社生民之福也上曰戒告之言當日日勉戒焉

臺啓日記○上同

退溪集言行錄

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庚辰辛巳之事不須言矣中宗
聖明不幸己卯禍起一時賢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邪正
相雜奸人得時報復私怨之時必指為己卯餘習士林之狄
連續而起自古未有如此之時也 明宗幼冲權奸得志一
人敗又一人出相結用事士林之禍有不忍言者臣以疏注
之事啓之者欲為將來之大戒也自古人君初政求賢納諫
正人進用採過糾違所君當道故凡人主所欲隨事爭執人
主不得自用而嚴憚厭苦之心生矣所是奸人乘隙而進迎
之人主之心以為若用此人則吾所欲為無不如意自此遂與
小人合而正人君子無著手處然後小人得志招朋引類無所

不為方今初政似無可虞諫臣之言恐或泛之亦大過矣然此特一時勉強而已久而好人漸投間一堂心一移則安保其始今日之勉強乎如此則邪正分黨奸人必勝與初政大相反者多矣以唐玄宗觀之則開元時如姚崇宋璟碁干賢滿朝以致太平而玄宗多慾又貪女色君子則諫之而李林甫楊國忠輩專事逢迎非是君子退而小人用終致天寶之亂一君之事而如二人焉者初與君子合終與小人合故也一堂明以此為大監戒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則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甚善之言當日日勉戒焉 堂啓曰記○上同

退溪集言行錄

七日秋声先生无恙朝读一赛必谓先生尝起先生中年
至一日上四字札名先生雄杰有同多人物先生以生多
性之动雅逸起居适称性情上能为善必造
内望善卿善同称先生上述玉泰小先生
德第 弟 弓 顿

不為方今初政仍無可虞諫臣之言忘忘之無大過矣然此特一時勉強而已久而好人漸投間一堂心一移則安保其始今日之勉強乎如此則邪正分黨奸人必勝與初政大相反者多矣以唐玄宗觀之則開元時如姚崇宋璟輩賢滿朝以致太平而玄宗多慾又貪女色君子則諫之而李林甫楊國忠輩專事逢迎非是君子遠而小人用終致天寶之亂一君之事而如二人焉者初與君子合故也一堂明以此為大監戒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則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我告之言當日亦勉戒焉 臺啟日記 ○上同

退溪集言行錄

時事一變先生無意行道毋陽之出蓋將為賦歸計也簿書之暇惟以書史自娛或往龍潭石門之間倘徉終日而返比還行李蕭然只載牡石二箇而已移
毋陽守
守豐基白鹿學校武陵周慎齋會創白雲洞書院而事尚未竟先生上書方伯轉達于朝其賜額須書益自先生始也暇日到院中與諸生講學不倦如以古人為己之學諄諄告諭焉居官日金誠一
「先生言尹任事曰蓋尹元老明廟之舅尹任仁廟之舅而仁廟久在東宮仁聖慈孝中外屬心上下翕然士君子鼓舞興起元老輩本以党校之人雖

太尹事

猜忌而無言可斥雖欲搆陷而無釁可乘趙附權勢
私循私任 終不許之以此兩世遂成嫌隙晉動浮
言 閎內或有非常變故任亦以銅臭武夫年走宣
言於士大夫間曰元老重謀尼東宮不利社稷一時
正人君子無不扼腕攘臂期以輔翼春宮以死自許遂
推任吳曾判書以樹東宮之翼羽任自期翼戴士林
靡然從之元老肅老極(媚)候不但視任如仇相與語
者亦莫不目之不幸 仁廟即位九閱月而上賓
明廟倚旁當立 文定國母當垂簾而任不解事理
惟知勢利自意一朝失權變無可為亦不無希冀之
退溪集言行錄

心未免以李之嫌於是元老以此交鬨競螫以蔡述之論推刃士林箋義群賢其禍酷天慘於黨錮何可忍言 李德弘

晦齋謫居高草進修八規欲上未果而卒其廉于全仁欲成先人之志先生曰時有可不可事有宜不宜以今觀之時與事兩非其宜也或因此惹起事端亦可知不如深藏篋笥之為愈也蓋時尹元衡當國而明廟之聖尚未解顧上遺疏未必有益而或致意外之患故先生力止之 金誠一

「李公學淵尹東皐日語人曰 仁宗初余與李景浩

李公作相

獨言李公量狹不宜在相位諸人愕然余亦心短其言未幾時事大變李公得罪至是知景浩之言乃深救李公也景浩是時蓋已知未久又有憂故恐李公作相得禍尤大故爲此言以格諸人之論耳其先見之明亦非人所及也論時事○鄭惟一

普雨事儒通

乙丑夏文定昇遐館學生請誅普雨至於空館而儒通未得請嶺南仗生通文一道詣闕上疏先生曰以討賊復讎誅普雨既不當其罪而通文一道相率詣闕又非淺蓋人各有所見何可苟同若事出於人心儒通非儒者事之所同然則不待通文而必相齊應如其不然則雖

退溪集言行錄

家道戶曉亦無應有矣古人有所言之事則必自陳
疏可也豈合通一道相率詣闕也於是宣城永嘉
之士聞先生之放獨不赴闕又曰通文上疏非仗
宣城永嘉不赴闕
者所當為也論時事○金誠一

館學生論普雨之罪未得象先約以勿受赴科舉
乃空館先生聞之曰此事固未安若有一種人奮然
空館未安
以為吾志未行道不合長往不返則可也至於舉駭
相約則大不可君臣之義豈可如是且信近於義言
可復也豈有舉國之士皆不赴舉之理乎又曰臺諫
辨戢亦然論時事○兩性傳

太學生論普雨之罪不得請至竹空館未幾還毗尚
州汶生通文一道齊詣 閥下更請妖僧之罪且攻
太學毗館之非禮安士人方議去毗先生止之曰太
學生陳疏猶可誘也遠方草茅之士群毗伏閤分
本看雨義甚不當殿三士人以為先生每事以中道自處故
該
如此說草野狂生雖似過激何妨一行先生聞之笑
曰汶看以中道自處猶恐有過況先以過激自處乎
鄉人遂以先生之命終不行 禹性傳
是歲十月有別舉之命諸人方論去毗先生顧性傳
勿赴舉誠過矣然已有約不赴為是入約諸
退溪集言行錄

仗若皆不赴則其未入約者亦不可獨赴舉國皆不赴舉此甚未安或試期稍退或僧兩兄庶無未安事矣未敢左相李浚慶果　啓退試期僧兩請兄濟州

兩性僧

問儒生空館何如先生曰有言責者諫於其君而不聽則去可也至於常布之士本無言責其上章論列非其職也若事關宗廟之存亡吾道之盛衰義不可不言則亦可上章論列其聽與否存於君上豈可必其見听而以得請為期哉今之館學遇事必上章若不得請則相率而空館空館而猶未得請則又相率

問空館何如

而聚館其去也猶忍不先其賑也猶忍或汲去之既非其道賑之又無其名是甚道理古之君子當國家大事奮不顧身上章抗論而君不聽用則決然而去終身不出者有之是則可貴若其空館則吾不可知也閒空館始於何時先生曰以見於史者言之忍始於宋時捲堂也又曰空館跡似要君論時事○金誠一

嘗言其於靜庵行狀極言天資高處而其說學力處較少晦翁行狀極言李力深處而其說天資高處較輕南性傳

曹南冥除丹城縣監辭不赴上書言時事至謂大

退溪集言行錄

言南寃之非

王大妃不過深宮一寡婦上大怒傳于政院曰觀植疏詞多有不忍將欵深罪名之曰隱士故姑亂不問搢紳皆以不得眾為幸先生語人曰南寃雖以理學自負然直是奇士其議論識見每以新奇為高務為驚世之論是豈眞知道理者哉」鄭惟一

南寃疏近於訐

「先生見南寃疏語人曰凡章疏固貴於直言不避然須要委曲宛轉使意直而語宛無過激不忍之病然後下不失臣子之禮上不拂君上之意南寃之疏固訐也」鄭惟一

今世所難得然言語過當近於訐訐宜人主見而怒

高峯論丁卯十月二十三日朝講靴義奇大牛啓曰自己退溪卯年南袁沈貞欺罔中宗蒙蔽已極乙巳以後更無言是非者是非不明則雖有好善之心何益之有恥是非頃日下書于李滉使之上來其人自少讀書當初見未明善人受眾故退去今則年已七十且多疾病大槩見是非不明恥其隨行逐隊寧欲退處草野也新政招賢最善舉也然欲用賢人則不可不使是非分明也臺后日記

噗不允庚午十一月五日謂寧曰臺諫所啓今何如耶寧臺論曰猶不允俞曰未知其終如何再三噗之考終記○李安道退溪集言行錄

與宋台叟顧壽王子

遺二燭「青松李公斡以小燭四柄為行贐今以二柄呈上視眉仚子至何如似聞眉公遺嗣尚在清境然否何以存活二柄幸付其嗣俾用以其補之餘一明平生之心而祕之尤善」

答李仲久 而貞

冊

今年累、得書每悵未報今復承鄭子精來投五月晦前書致情款尤懇勁拔閱反復不勝感佩 聖哲一新 朝廷清明累釋黨征四方欣、當此時公膺 命首先馳賀有渴也而如聲如喑至于今日可叙

謂大不近情者矣然滉心事公當知之想不知以為
惟也滉智淺慮短處身失宜輾轉駑致以有今日之
狼貝惟恒自刻責耳尚復何言所深悶恨者滉積病
癃老不任仕宦舉世皆知而全不顧許又以萬誣唐
名加蚊蚋以負山之責上以誤君父下以涸名器
微物玷罪雖不足云奈 朝廷猶任望治之意何滉
自道隕來歸百憂百病每奉 天書魂魄神喪心證
轉劇瀕死苟活或仆朝貴中見愛毀三公移書譙責
譬曉多端雖感指迷之學受覺訢臆之難也名歸謗
集目前小患謗積成罪忠劇成禍異日未知稅駕之

所也人有恒言皆曰世不我知滉亦有此嘆然則人
歎不知其抱負滉則恨不知其空踈也不知其空踈
者推之或至於天上其間知其空踈者方且鼻笑而
心非之滉之孱疾強進可謂其時乎然此亦偶抽一
端而言耳其他萬一何能筆既尋悔之約誠冀萬或
而衣綉之行亦有幸望不知何時可遂此願惟為時
倍加珍養以副遠懷不宣

答柳仁仲 希春

丙寅九月二十八日病瘁人李滉謹再拜復書于仁
仲文契足下伏蒙惠書知在遷寓神相清茂欣釋病

僉不以言喻滉昔幸得與周旋於鷺鶴兩僚之間一
敬如雲萬事無不有地北天南聞問不相及者近十
年矣　聖朝更化　恩霈流徙而公移近道孫兒安
道回自閑业云獲承英眄於行歷之日自滉聞之如
親接晤已不勝慶幸之至顧無緣奉一紙修賀不意
今者先施之問遠及窮僻感愧又何可既耶但所以
稱道委責之者太不近情令人骇汗縮恧掩目不敢
讀公之待故舊一何如是之相外耶滉山野一愚夫
耳少嬰疾病不能讀書致孝偶出仕路從肇彦後武
多年時自見無一善狀而疾益甚因是不得不焉退

匡安公計而事不如意進退之間蹤跡頻乖其幸得
倫閒日無他外撓欲少料理古人心事以自拯迷罔
之愆尤淺露踈率不知沈晦用工畧不能窺一斑哈
一哉而游辞四馳唐閒已溢於世矣馴致孚誣時賢
上欺 天日至於今時增蹬困迫無所措躬而睢盱
指目起謗者相環也其中見愛之人亦為之憂慮誨
諭諄責日至百度千思罔知所處之宜咸其自取誰
可扳訴惟席藁私室以俟 嚴譴之下而已公之移
書乃無一語騐切指迷之意方且大為揄揚禮侔推
重之辭斯豈所望於朋友忠告責善相益之道耶所

謂四七辯者因設而相講究論語釋備忘而多疎脫與李剛而刊朱詩小簡一時注復偶爾皆不足備說不知公何取於是而云耶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公之許人如是之不重不唯愚者不敢當直恐人之笑議於公也示及續蒙求固知公之情雅該洽久矣天之厄公於絕塞許多星霜意有俾之作此等奇事也歎尚矣笥以今才入手未暇尋繹加之混本以椎鈍無記性少既不讀老病昏憒全廢諸書古今人事蹟茫不存一玆幸得此而欲讀之恍然如朝行而入大霧不辨東西如東下而望大洋莫見

涯際誠可憐悶如是而公之所需乃有臧仆題跋等
語豈非相知間敦摯相處之意也且自古安有自作
昏愚而能發揚他人者聊混中間輒不自量或不能
無一二妄作者後来自覩之猶不滿愜況入他人之
具眼耶而或播之遠邇招人口語不火朋友之稍近
棗著宗者多以是加詬戒方自齒舌悔怍而已展者
難縮今豈可掛吾儕抗顏面而更踏前非乎惟其貪
於愛翫不容遽旋持納謹奉笥几上閑少竭意搜覩
俟卒業之日當以奉璧毋東坡丈傳納想不至浮沈
也見索朱子全書論釋累有因人與目算答數十條

兒輩傳看敢逸今不知在處不能副索年譜增廣之語乃傳者誤也只被李剛而將者是書於梁山要浤校正一二過而已無他所為朱子家記纂得李仲久寄示一本略窺而反之今所刊光州者得非其本耶此書廣傳後学之幸也欲献愚非一適有客臨到未及覼縷惟冀珍衛萬重以膺時福

論語釋題竢改本得承示来教溢詣不敢當如前所云奈何〻〻

答白士偉

翻然崛起以副聖上虛行之意深賀〻〻水為天地

所由生之說汪洋浩大但覺河伯有海若之歎一未窺斑於立談之間始覺愚智之懸不但三十里也

答李仝仁 壬戌

去秋幸得相見宛對典形之遺今因書來具悉示意且欣且歎無以為心未上之事勢固至此雖曰遺忠未敢至意未遂然其不幸未必不反幸也須勿以為恨斂衣藏以待之為佳寄示衍義書其所就緒處已如此而竟至為未成之書天意誠不可知也不勝撫卷太息之至 於來喻欲使昧者踵成之則又非敢必冀於萬一也既未承當所宜回網而惟以得見為幸

姑此奉白以少叙蒙蔽不敢失墜耳

答李仝仁　丁卯

伏惟尊先晦齋先生廷臣入　啓有一代儒宗之語仍請復職尤為罷光天道好還是非之公決無終泯之理於今乃驗為國為私為仗林為斯文讚賀歡抃之至言所難形病拙去夏冒大暑入都適值　大変奔勞號劇賤疾遽革苟保軀命不欲死於戸竊之中狼貝旣來時議以不待山陵事畢而歸大以為責慚惧方深今日又奉召旨當此嚴冬何以趨　命不得已又至於乞辭不知如此終亦如何結末憂懣無涯前

云行狀草定已久猶正寫人回不得付送恨之隨當結
寫因便送傳来月望前後似可達也不久設 先生
實錄廳則必下本家徵取行狀諸文字等君須預待
也餘詳別紙不宣

別紙

一遺稾僭妄標點君當改寫毁件謹藏以待或有
朝旨取上或時貢求見刊行則以之應副可也但恐
今述行狀中或有更考之事故姑留之其二疏亦然

答李仝仁

尊先生貽壺復戰事頃者伻来時始得聞之書中

報道云：其翌日得一邸報政院蒙　恩人等奉承傳時某：等三四人性年已奉承　傳故今不奉事八　啓乃知先生曾有復戚之　命久矣自愧聞知之晚今見來流之言本家亦未得聞知何以如此可惜：：須遣人請受戚牒于銓曹以来為佳后物等事先生遺意雖不欲之今朝議如彼道主又欲力圖何可違之但碑文見囑於滉而書中援喻諸說太不相近何其誤之甚耶滉平生未嘗為人作一碑文今豈敢獨當此事耶不但此也行狀會已妄述所不敢隱今寫送呈碑文之作固不當以一手累瀆為之須

退溪再書

以此狀求之當世名流之以圖不朽以吾料之奇執義明彦可以囑請宜亦不至於固讓也

別紙 答李仝仁

丁舍人撰未穩

實錄廳所索墓誌亦當上之但丁舍人所撰誌文未穩處頗多似難上送（晦齋案狀）如何。」前書判府事除授在丙午年下鄉後事耶然乙巳正月仁廟命為貳相累辭不獲夏赴闕供職七月明宗即位錄功時亦似。貳相以行也至明年丙午諸狀劄皆云左贊成而中間不叵乖篤劄子則判中樞云，議要簡事豈在丙午下鄉後耶此又是乙巳秋冬間事也故設花

是年秋冬間嘗以某事輸判西樞而旋還政府此事受職牒来考後可得其案姑於行狀內依墨簏劄云云須更審處為佳

答李仝仁　戊辰

行狀改處自此亦曾通報于方伯時未見回答然其改處雖無甚緊既知其誤而仍舊不改亦深不便未方伯竟何以處之也改題神主不改陌中古禮為然今雖贈謚亦陌中不改耳碑陰表陰但以大小詳略而異其名別其用碑當立於墓道東南隨地形便宜令人立於墓左者亦忘取東南之義也

與奇明彦 大升

殿議如何歸結不拆毀殿屋為幸多矣而傳聞一室公兩之議亦似歸於不用云然則以何為善而用之耶續聞後出之論以為當仍奉 仁宗於 延恩而不入 文昭不知信否若信有此說於今意以為何如以滉愚見許多議中此說尤深害義理自聞此來日夕憂鬱不知身之在遠外也竊觀前古議臣所以處此事者一則曰寺為君臣便同父子當各為一世一則曰兄弟不相為後當同昭穆共一位兩說角勝後說帝勝者以上遷高祖或迁至於曾與祖以是為

難故也是以今之　宗廟亦既用後說矣其在原廟其難亦然故當初妄獻愚計時亦欲增一室而改位向者為此也然至今思之諫院欲堅守毋過五室之制亦甚有理何者於不當設而苟設者雖莫敢請廢固不當請增以啓無窮之失也幸而　聖智首出深燭此理既命罷祈殷而又停增室可謂甚善而至當也顧其上迁之難則猶在故大臣之意欲以一室分為兩位首晉明帝將祔溫嶠欲就見廟中直增坎室以安過七之一位正與此議同斯亦似出於不得已也若廟室之在他說皆不能善推而用之則無寧

且用此說之為彼善於此乎至於欲不祔　仁宗之
說古亦有如此之類皆無謂者也蓋先帝繩立嗣臣
事而受傳統如天經地義萬古不可易故春秋之旨
程朱之論皆處以名為一世今雖以上遷之難不能
用其說也若因此而遂欲忘傳統之重忽事君之義
擯替　先君仍亂別處而徑以　明宗祔祔上繩
中宗則其違經肯背正論得罪於大倫為如何哉自
盤庚不序陽甲之說一出而後来議臣援比為邪說
者不勝其多姑舍其一如唐之陳貞節薛獻欲別處
中宗而以睿宗上繩高宗其時忠義之士河南孫平

子
丹上封事抗爭甚力而獻從孫遁為宰相何阿私右
獻諛平子而用獻說彼固不足責也堂上　聖朝尋
憲大明而萬一不幸或出於踵彼之故吾人適在諫
院亦或放過而不救正其如四方後世之責何以哉
夫不遷四親與毋過五室卽知并行之為難矣故一
室分兩不得已而姑欲為目前之計云云然以賀循
廟室家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之說現之亦殊未
安滉頃在鄙中嘗為吾人言欲上遷　高祖一位奉
安　迎恩云云不知此事何如愚意如是而與　德
宗同處以過五室而當遷非陵替也以在四親而自

奉非祧出也上可以應上迁之禮而其宗非迁下可以免越祔之嫌而借祔無嫌大抵　原廟事體與宗廟大異　在宗廟則此論不可徐如原廟則不循古而意設所當變而從變寧有不可者予仗惟深思遠猷勿猶勿踈毋為浮罪於平子幸甚

答鄭子中　戊辰　惟一

撤簫以時又出於禹鄧之資所不及真是感事又見究枉之未盡滁者蒙　昭雪抃賀無涯

答鄭子中

所諭先入之虞誠可慮也近日玉堂疏中所云雖火

定人心然世不無覩諐之人至爲未安疏及 朝報
淨業院毀幅送上脫鎖且中學生將疏爭淨業院事奇明彦
奇大升激儒論等諸生因此憤激非但不聽且有譴讁不計師生之
力止之止之善矣但不能溫聲諭以語辭作仗生
義甚非美風不知終如何出場也其他時事不暇縷
及大槩敦學未見紛囂多聞也

答鄭子中

奇大升去師席都下消息徑多未安不可盡形於筆札間行將面白
奇明彦以柔仗生上疏事師相生激至於師去師席
其間事勢至爲不佳明彦罷不無有過處仗生氣習

如此而不悟其非可歎！華使人品文雅大不逮許魏可在中國人才亦有限而然耶

與鄭子中

權相公行狀

混通來尤覺衰憊往：心悅惚目皆翳耳鬧蟬鳴雖欲日近書冊以自警蓋一二所得無田地可以安頓

權憲卿

培養禹恨奈何權震卿兄寄書來欲速得議政大人行狀趁遂請謚之計固當如此文字曾已潛草

乙巳事多猶避

剏顧以乙巳間事多涉嫌諱欲避則捨美欲盡則名鬧其間極有難處之端雖已隨事商量去就此文殊覺難以示人奈多今將直長錄示事案元草本及拙

冲庵卧追删

稟一併呈上幸讀禮之暇細加參訂一二指出示教其中如三陟餞席冲庵卧而不應一條既入而追删又如陰崖日厭所云最関於相公善處已卯間事故已卯事引証引而為證但其所謂後來諸賢年少氣銳等語存之未安改連其上語意相接處欲去之所以用別紙貼其面而更以數句點綴過了雖近太畧無乃不妨乎蓋存此數條則似訾抑已卯人太過妥而不有人復如近日某人亦扎趙先生行狀中語而攻已卯者耶以是故欲去之如何二其他不中理觧諱處無情盡底裏容得修改庶免太過幸甚伏覩近日文象益

退溪集書

難以此等文字上干　朝聽而震卿兄分息不請諒
唯務速得此不可之大者也并望轉曉此意不宣

答鄭子中

滉保拙屏伏別帽所論權相台行狀諺說處得承指
出幸莫甚焉其各條及他事詳在別紙詢及奠地前
後之宜古禮有未考只以世俗所行及事理度之似
以考前妣後為當然前既無地可占合葬改墳勢與
為難則似不得不隨地以處變須十分商度以決如
何

別紙

沖菴狀

狀中為季父後自兵曹移持平明年丁外憂三條分明是謬誤處即當改之猶以為其黨猶字果亦似有

與元衡書不盡錄

病當更思之與尹書直切之辭不錄似可惜但愚意於此固已三復商量矣所以不盡錄其辭者當是時逢迎主張大作此禍皆此老奸所作乃如此多致觸忤之言非但不能紓其禍適所以激其尤怒而增其勢也故只扎其大槩如此云〻足矣乎婿泣諫事本當載入緣見當此深事意思激如赴湯焚蹈溺之時着此等字遣所為參入為言恐恐令其間文辭意氣或致踈緩所以奪之今因來諭更思之顧於此措辭

退溪集書

著語得失如何得則不至如所慮送當添入有罪者
處之得宜不知而管掛其事可付之空雲此數條在相
公行事中此最是大閑處撰相公行狀中此最是難
斷處渾都下已撰起狀草首尾粗具到此等処之
極難所以未得了訖還山以來百思千度僅成如此
雖不知主簿見分之意於請謚望如飢渴之意而不
敢出呈者正為此事故也乙巳諸人禹　仁庙多積
忠起邪
邪似正
忠憤之餘事勢忽爾大變　授受以正則忠反疑邪
邪反似正於是邪得託正以報讎大加誣陷寧秩以
反逆之罪此渾所謂無罪者靡辯而俱焚者然也至於

任尹事當時以為宗有而加大罪人心或不能必其
宗有況今日以為宗無而洗大罪人心豈盡能必其
宗無乎此所以難處而難斷也朴和叔之意混亦略
知之而恐斯人不能無少偏私權度之定也而
餘亥得以籍口者或不在有罪與不知之公言而正
在全無罪之不能無偏之說也且今 朝廷雖蕩滌
諸兇在而任以下未蒙蕩滌者尚多固非以為皆無
罪又與和叔同仕史局時或語及未亦見誦言三人
宗皆無罪也故混於此有此等語不敢以禍福利害
恐怵計較而有變變也又以文蒙之說果有來諭之
退溪集書

慮寿近日一番騒動雖攻他人而意寔在渾斎此際
以此文字出於 朝廷而徹於 御覧豈獨於渾有
可虞亦或有不利於相台茲以近 姑 簡藏火観之蒙
而出之願以是善諭主簿兄為幸
答鄭子中別紙
権相行状疎謬處已依示修改但於三人事全以無
罪處之極難故更為商量下語比前似稍得宜竟不
知果合 台旨論與否富此多言之際出此状甚為非
宜且丁寧戒母軽出須更細度時宜然後可出恐彼
悔権状
軽送
時顧以震卿兄弟欲得之意難於每函眡已上送其

徒迫於請謚而遽出迫悔上送之虛踈也幸急與二
君書切戒姑藏亂火待時事之如何懇仰懇仰金舜
擧竟至溘然哀哉哀哉
與金而精別紙 乾隅乙丑
滉窃意古人謹喪禮無所不至故其制如此然亦不
死傷生故未嘗不示以可生之道如此章所云與註
所引是也孔子亦曰病則飲酒食肉毀瘠名病君子
不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聖人為戒可謂切至
矣然而為人子者當創鉅至痛之際率不能自抑或
至於病生殆極猶不知從權卒致不可救之域者比

比有之臣滉每常伏念當乙巳　諒闇時事未嘗不
掩抑而汶淚也又如故友洪君應吉執喪過毀終至
滅性曾閔之孝豈謂是哉蓋人之居京仕百難齊他
物姑不論至於鹽醬若一緊立限而令不食人之得
全性命者火矣今聞吳卒哭過已久矣尚朝夕啜些
火粥飲而已裡許疏食亦肯近之其於鹽醬推此可
知滉恐至孝四昆季皆豈一一能完京堅強可保其
支勝乎萬或一有緣此貽嚴親之憂不知何以能善
其後以合於至人之至戒乎切願千萬加意俯乾裡
制不勝幸甚

答金而精

奇君取家眷下去為久退計事當如此而大司成之除可慮然不来必無他慮況在其任時顯被大臣論啓而復来就職豈可乎試得見其書深慰隨後答書為意

別紙

晦齋從祀事侯生等前日輕發而不得已為不當如崔明齡筆似已知其不可輕乱何故今復如此事最不可輕者何也一乱而後人各有他議則於其人所関非輕故也近看東文選崔孤雲乃全身是佞佛之人

退溪集書

濫厠祀列彼其神豈敢受享乎如此則不如初不入之為有光也今四賢非有如此之累然一時四人從祀恐不免有後議之浮之浮失不暇云之也晦翁勝靜庵之言亦毋出也其學固優於趙但論其倡道當時樹風後世則靜庵為優若以李為優人心不服

答金而精別紙

舉朝論請事曾知諸公有此議久矣固至美極好之意若　望意洞照而快從何處如斯但未知其終如何結末耳公為徵官我在遠外何敢有議於其間而徒增悚仰乙巳忠賢玉石俱焚固為寃痛之甚但尹

削勳難

佳必謀居宗〻未分知之故削勳之事或祈重難則果有之矣當速削勳之言未嘗出口彼何以云〻耶此亦但告於君耳不可傳播於時人也宗親疎屬諱事竟寄雷霆之威此則 聖德如天可為太平萬歲之賀矣成昕松碣銘用不用間今當送之人忙成渾處未及修書後人便人當送之耳灯下眼昏書不成字可笑

與金而精

近間無來人未聞京信雖間得鈔報數幅寧皆疎略未知乙巳之爭竟如何耶似聞尚無允許之望而

退溪集書

奇疏不得已

朝論罔無回意其然耶慮萬不已奇明彦上疏辭職顯言其事云此亦似出於不得已也然自此其勢益分竟作如何結末可憂十端其疏可得見耶渾寄彼書邸人徇去未知傳否如何若未也須速急傳是望渾以朝有大爭論上箚乞休似為非便箚不得上薦聞度日〻望事畢而上之為計此中大雨連朝焦餘殘穀腐損殆盡出萬不去歲舉有塡壑之憂歸恐嗷嗷不忍覩聞奈何流聞靖陵寢園水入太近其然否未知何以處之安道奴以亡兒絜眠事進去安道緣勢雖不得自住想又不得無煩左右之指揮悲悼

塡膺無以爲喻權德輿失禄久矣京邸窘極多於此等小事亦似難了左甚未安餘懷未悉惟珍重

答禹景善 性傳 乙丑

鄭林之材未成棟樑而遽纏水風霆可爲（於）悼其過於號呼有不可論者矣知公幾入洋而長立請討之亂時太學生疏論妖僧普雨罪良苦々々山中不覓邸報不知今如何也僕得遂病頓恩造無比感戴曷喻

答安道孫 丁卯

家門雪冤之事喜慶悲痛幷明兩極感祝無已汝則非徒居洋亦有別擧亦當留彼但恐身處波蕩中不

得專意做工更須勉勵十分奇君處答簡牛不須問其省如何若小有相知豈至於此耶

○

有明胡鼐國朝奉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制教誥兼經筵侍讀官春秋記注官李公墓碣銘 幷序

校理李公廣州人也諱延慶字長吉其始祖曰集麗末登第有志節為辛昕所讎疾逃難嶺海昕誅乃出官判典校寺高祖諱仁孫右議政謚忠僖曾祖諱克堪刑曹判書封廣城君祖諱世佐登甲科判中樞府事封廣陽君考諱守元忠清郎事 贈兵曹參議妣淑夫人南陽房氏司勇毅文之女寔玄岭之後東来

云咸化甲辰生公幼有英表識者知其為遠器弘
治癸亥廣陽公擢耀諫口諭子姪北諸子皆分寓獨
公特行備極艱險堅屬不少懈廣陽補敷明年宥還
俄復論巔表公又侍行中道公亦被海昌之寓于時
燕山主昏虐特甚衣冠莫艾殆盡自廣陽公以及諸
父皆見稽公崩撫柩立每聞急傳至自北輒踣絕以
俟曰死不可顯倒失常也丙寅　中宗即位始放還
寓忠州祖考諸喪過三年猶未葬公仍服素苦心殫
力卒克襄事丁卯中生員以究死人子孫除　宣陵
參奉取守一遵禮法時稱　宣陵有一法司未幾辭
歸溪舍奉延慶

去益勵志讀書與趙公先祖等一時名流相友善講劇道義不屑意舉業甲戌奉母始寓居于忠州戊寅爲科舉有通判司紙劄刑工曹佐郎己卯春登薦科拜司憲府持平遷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官記注官在憲臺正直平允爲講職務以誠意感動 上心不專守章句之說一日夜對同僚有啓曰方今欲致太平須擢相當代某一人公退曰是謂光祖云云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治然後可授以大任先祖聞之驩見公泣謝之當是時中廟方有復先王之治得先祖爲之委任責成先祖

感激遭逢與同志諸人協力一心上輔下教以庶幾
云々而公之陳舍納誨忠讜懇惻又如此羣議翕然
以至沿可期然而諸人既未免以類相從而其激濁
揚清之際讒言之不容時議者大憾憤是年秋両司
請削奪靖国功臣之濫録者因是沈貞南袞洪景舟
等夜叩神武門上変告光祖與其黨將圖危社稷捕
繫滿徹盡行竄逐而誅殺隨之哀又録上續竄人性
名以公為之首　御筆抹去公名曰迫慶予知其為人
其勿竄只遽職於是公歸于故里優遊山水間漁釣
自娯泊如也至嘉靖戊申冬偶感末疾十二月九日
退溪集碑李延慶

沐浴更衣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五明年二月二十日
葬于州南佛頂琴坐巳向先塋之次公資高學窮識
見超詣起居動作自中規度其奉養必誠謁祭必謹
喪致哀祭致敬篤於人倫推心周急友愛諸惟喜
誨諭竟晝夜不厭色和言溫肖襟灑然人樂親附而
使人虞心邪念自甫消化其為學擺脫俗陋玩心高
明以四書為道之門嘗曰學者須洗去塵雜使心地
清明然後庶可無入道蹊徑而免趨於小人為數之
域矣又曰知行固相須然知為先務而養知又在於
清心而寡欲耳惟志尚之高舉識之遠如此故能卓

然自立於頵之沒之中終始未渝爲己卯完人爲德義著聞四方承風而嚮慕士人之出入其門而爲善人知向方者不知其幾也已卯用薦擧取人名正意美彼時奸人專誣而論罷乙巳 仁廟乾命復之而醜正之徒乘 明宗幼冲之日旋又誣罷今 上即位之明年戊辰乃申 仁宗之命而公職秩如初嗚呼一科而再罷再復有何加損於吾公哉而論者以是卜世道之升降則今日善類之相慶亦非爲吾公荅一之故又可見矣公先娶伊城守墀之女無後娶恒寧縣監李延源之女生一男早夭三女長適忠

清道觀察使廬守慎次適承文院正字沈鍵次適生
員康惟善俱學於公為聞人以穹之子青陽縣監好
約為後觀察使無後正字生二子長喜壽中戊辰進
士娶義禁府都事蘆克慎女次昌壽娶知成均館學
諭尹之瑞女生員生子女各一人子復誠女適忠義
衛李用中縣監娶參奉金礪女生二男四女長光嶽
次士嶽女適監役盧大海餘皆幼銘曰
顯允大姓惟李唐城世傳公卿彪德炳靈錫類挺生
優繇家　遭世罔極閭門褊丁萬死餘生天日重明
迎荷寵祿祠官見星舫去懋遷擇友窮經學以時進

兜以脫成奉母歸隱雪劒雲耕上有　聖主賢臣彙
征龍覩天飛篤和陰陽官應列宿自工而刑重錫誉
科緇衣見誠冠戴獬豸步穩逢瀛激揚論思盡我葵
傾庶及同志臻治途平何意群匪毒碎心　眞指忠為
逆俱靡震霆猶賴　宸記崑炎脫瓊来返舊棲崔羅
門庭左圖右書前戒後銘風月君恩江湖義榮憂中
有樂：　奠輿京去来肖儻蘧覆自更得鹿何喜失馬
奚篤猗蘭在谷不言惟馨聞風者立覩義者貞我求
其故欲寡心清斯人斯善詎使沈寞刻珉詔後千古
亭：
退溪集碑　李延慶

丁熿與楊后立理宗

答鄭可道问目

丁舍人熿以眞西山仕於理宗朝為起此是發前
仕之所未起蓋史彌遠謀興楊后援立理宗而廢
置太子理宗既立又從而殺之理宗寧有無罪
西山之立於其朝何也

史彌遠鄭清之廢立之惡固天理所不容但濟王未
登極彌遠稟太后而廢立理宗之罪不可以臣弑君
論斷此西山篤山所以臣事而不起也然是傳伯成
楊簡召而不至是則更快人意耳

又按西山為濟王宮教見濟王輕佻失德盡心力而

真西山 規諫不見省乃去及後日立朝為理宗極陳濟王之
冤主行贈典之說旋以此為群小排擊而去朝則其
所以明天理盡已職扶綱常抵世遁者亦可謂至矣

當在答安遁孫下

答金士純問目 誠一

安名世以直筆死職當有褒贈之典而尚未之舉
為史官者不當啓請否

安名世褒贈頃有請之而不得者況史官請之尤似
不便

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五衛都摠
府副摠管李公墓碣銘 并序

退溪集書

公諱灑字景明其先真寶縣人中移于安東又移于禮安六世祖諱碩以吏試司馬贈密直使其子曰諱子脩登第事恭愍預平紅頭賊封松安君高祖諱去侯軍器寺副正贈司僕正曾祖諱禎善山府使贈戶曹參判祖諱緬陽進士贈吏曹判書考諱埴進士贈議政府左贊成妣贈貞敬夫人春川朴氏司正諱緇之女公生於弘治丙辰少孤學於叔父參判諱堣乙酉中進士戊子登科由承文院選入藝文館五年陞成均館典籍四轉為吏曹佐郎陞正郎丙申薦為議政府檢詳丁酉陞舍人轉弘文館應教丁內艱服闋

復舍人庚子歷典籤司諫又四轉爲直提學壬寅下三道大饑　朝廷分遣名臣賑飢民公慶受尚之命乃爲之區畫措處極盡心力勸分移粟咸得其宜出入閭閻不憚勤劬全活甚衆復　命進階通政大夫爲承政院同副承旨癸卯至都承旨甲辰陞嘉善拜司憲府大司憲俄遞歷司諫院大司諫禮曹參判再爲大憲乙巳以同知中樞充　聖節使赴京丙午由掌隷院判決事出按黃海道入同知中樞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轉漢城右尹忠清道觀察使己酉入中樞庚戌復右尹先是當　仁廟初政李

延慶集碑李隆

芑為右相兩司繫去之時台為憲長芑以是銜公、
之在湖西也維新有逃還從民崔賀孫者覬欲因告
變得放贅利帝取其鄉人約會文字將走京鄉人捕告
于縣、監李致報監司請訊治依報移文而賀孫杖
斃李洪胤之兄洪男聞公有東嗤己語大以為憾司
諫李無疆為芑鷹犬多構陷士類公累過其門而不
入無強欲中公以悅芑氣快己憤洪男妻兄元虎變
無強死交也亦是洪男嗾虎變構公亦無強、、喜
躍倡兩司劾公初訐公以私漏維新人土田臧獲法
司推覈患無案狀次矜賀孫事至以庇護逆賊為名

無強猶恐其獄不成又誣公與俱壽聘相為朋比獄事益急或勸公誣服則可免公慨然曰偽服以求活不如死也自草疏欲上之推官畏芒不聽八賴上察其冤特 命流公于甲山行至揚州民家以疾卒是歲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五公德性寬厚仗視丰秀才幾夙成工隸書篤於友于教育兄子如己子其立朝行己務自守絶不為趨時附勢少晉與金安老居心接隣且有洗心舊以是安老當國屢相汲引公終不受牢籠平生無害人自利之心惟濟人之急則必極力而為之推此心以視當日之事豈不以貿退溪集碑李澈

孫之計得行則維藩閫境人性命遂再沈於湯鑊矣
此公之所不忍其所以所訊報者欲得其情閒於
胡耳豈料其遂斃我況無強知毒賄所陷死語有據
上遂指公為其黨以寘激　天怒其山鋒所加必欲
羅務人而後已高意深矣雖然不出數年國論始定
芒以眾庶憂死無強亦竟死於鄧魁遠手　今上龍
飛大舉曠蕩之典凡存亡寃讁無不洒雪而公乃得
給還職秩如初恩貢泉壤焉嗚呼望天之降報善惡
雖并於一時而幸定於萬世者如此益明之間其可
以今日之悲慶而忘有淺於昔日之痛毒也哉公內

子延安金氏假引儀復興之女生五男曰宏娶忠贊
衛申宗孫女侍公赴京道卒無後壻都事黃允中
女再娶主簿琴應后女生三男寘娶琴梓女早卒憲
娶學生李希春女生三男女適別坐崔德秀生一男
二女其年十二月日葬于禮安縣北燕谷東向之原
銘曰

噫嘻我公之生也其得於天者何若是厚也而其遇
於人者又何若是之亨前而鑿後耶方揚庭而荷天
寵亡有如黃流在玉瓚之中也倏陰虹之干白日亡。

退溪集碑李灑

奈如玉對值山飛之衝也匪勁華緻照而遐志予
曷能銷牛斗之冗氛胷肝血而告萬世予其必有交
憤快於斯文者矣

晦齋李先生行狀

先生姓李諱迪後 中庸命加老字 復古自號晦
翁又號紫溪翁其先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後中
移于迎日復迁于慶州良佐祠高祖諱權副司直曾
祖諱寔禮贈兵曹參判祖諱壽會訓鍊院參軍贈吏
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員贈议政府左贊成妣貞敬
夫人孫氏精忠出氣敵愾功臣雞川君昭之女先生

生于弘治辛亥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
旁通舉業正德癸酉中生員試甲戌別舉朴世熹榜
登第年二十四矣權知校書館正字差本府校官尋
入為正字
庚戌名入為司諫院司諫時金安老久在屏黜 朝
廷方議復引用以為東宮孤單須此人為之羽翼蓋
安老子 延城尉尚公主作東宮為有力也倡此說者
正言蔡無擇也安老妻黨以為安老浴沿之地大
司憲沈貞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先生獨力言其
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誣正言而物論旋訾先生立

退溪集碑 李亮迪

中宗累遣亦未赴踰日夜憂慟病益重　仁宗即祚首降　召命乙巳正月擢為議政府右贊成先生再上狀辭病　上下　旨敦諭若曰往年　先王賜觀卿疏固已嘆服且朽書遊聞講說予為卿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予仍賜藥物今閒以來閏月三月連辭猶不　允至夏初病稍間始克造　朝時先生感　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將以有為也而　仁廟不豫日久曠不視事國之隱憂有不可勝言者矣先生嘗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　主上無嗣大君年幼何不早建內封為世孫以定國本乎仁鏡曰公言

當矣但今山陵纔畢詔使臨迫何暇及此七月仁廟梁遐今上嗣服當舉要簡之仪百官會訣實廳仁鏡曰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听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且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乎今但定要簡仪制耳由是朝無他說始聞經筵先生入叅伏聞玉音琅然不覺喜淚下退詣春秋館柳仁淑聞主上讀書何如先生曰聖質英明讀書無一字差誤宗社臣民之福也八月政府書啓十條請慈殿舍遵寸養聖質二請博選經筵官恒退溪集附李慶迪

與之講論遊處以進　聖學三　殿下於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愼擇宮人六請勿用　特旨七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肯有不合詳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日之理十言大行大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願至治庶至斯極今　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頼兩　殿留神焉大齋先生筆定也而已將治丹任等罪　兩殿同御忠順堂　密旨引見宰臣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伸先生進曰人臣

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大行王喪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禍者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惧色尹仁鏡　啓曰初議垂簾時李元翼問臣何殿當聽政臣以答　慈殿當聽政先生稍遠但聞其舉已名心起之出耶注書日記檢得其誣　啓之宗然又不敢尹重得罪乃書　啓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記錄之誤也　上下其單賓廳仁鏡失色無以對但囑左相洪汝諤云啓曰忠順堂陝隘不便於記注官進退此又注書誤聞之故也先生亦不復辨明高是月錄入侍忠順堂退後爭捍李慶迪

宰樞　賜定難衛社五臣之歸先生力辭以為豈可
無功而濫受以塞　王思乎不聽丙午春入劄云先
賢之言曰君德成就責　經筵臣忝是職日夜惧無
以補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有裨於　聖德而
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此皆輔道幼主切要之言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輔於　聖功豈云小
哉臣又念輔養之道其講劘規箴固在於　經筵至
於在宮中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宜於
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敬大臣納諫
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必以修

身進德為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聖帝明
王為法則 聖德日就為 宗社無強之福矣三月
呈辭省親將行進劄云王者正心以正朝廷以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明理
親賢遠邪而已沈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原則方
寸之間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
陶涵揉之益而無一曝十寒之患云其所望於 君
父者益深切矣然而當時氷炭之勢宗社有難相容
者既歸三上章乞辭職乃命遞為判中樞府事于時
禮官請于 當宁并棄黨先生聞之上劄云人君南

面而聽治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況在臨政之初
羣臣思得一望　清光乃令御殿而障蔽天　顏豈
不致群情起阻予宋朝之仪蓋以皇帝听政侍臣皆
坐經筵講官立而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相距密近
故帝座亦在帘內我朝之禮侍臣與講官皆俯伏
雖史官亦莫敢仰視何以於　殿下并設簾障乎至
於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堂　面对之儀
行於今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是時胡論沁、謾
譎遂及先生秋九月李芑　啓曰老迴惑於邪論諂
附　世子背教　中宗書上十條繫人主手足與柳

仁淑交結多有音拔逆賊之言臣往以賊吏女壻不得為顯戚彦迪為大憲時始解之矣臣有見今臣為計不私敢啓大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等結之乃削奪勳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匿名謗國之變因而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存安亂夫以先生委貢三朝進退心跡昭如日星而言論疏劄霧引君當道忠誠惻怛終始一致無一毫可疵而終至不免者無他禹初先生在慶尚日聞當卜相物論皆歸李芑何如先生曰其人陰險不可以置相位而已退陶集碑李彦迪

李果相而兩司劾罷之李聞其故深銜之至是李以
元勳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輒為矛盾一日先
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啓曰凡罪人當即服定罪
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徃徃有橫死欲望
用校正杖浮情然後定罪翌日乞入見啓草念然
曰渠恐杖落渠賺故耶加以仁鏡用前嚢交有嗾朴
先生元衡以先生每有救己之言屢欲納交先生絶
不徃由是深恨焉三臺合勢其謀欲中害固不遺餘
力矣翌年一時哀憐之徒誣告顙阿時相以攀衷己利
者相環也凡先生所守皆彼之所畏彼輩今日之浮志

寔先生平昔為君相深憂而力防之者則先生之以忠獲罪何足怪哉而於先生又何恨焉聞謫命擧家歸泛先生飲食言笑如平時乃屬之曰好侍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先生之謫所之明年戊申夫人下世是則為先生終天之痛而先生素有寒疾至是人益危之乃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擧號毀戚以盡三年猶無恙豈非有所扶護而然者歟其處困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日御

退溪集序 李齊迪

史李無強不意疾驅而入一府驚怖以爲有不善意
先生不爲動正衣冠肯書其一視李險不以死生窮
厄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以疾終于彼享年六十
三甲寅返櫬于慶州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
筵監春秋館事行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判
義禁府知經筵事權谷行狀
公諱撥字仲虛安東人高麗侍中幸之後世爲著姓
高祖諱摩監務曾祖諱啓經橫城縣監祖諱現龍驤
衛副護軍考生諱士彬成均生員是爲公皇考妣

坡平尹氏司宰監主簿瑭之女公生有成化戊戌十一月日自在髫齔攻岐異凡兒其文義風達占腦層對語輒驚人稍長文譽蔚然丙辰中進士弘治甲子燕山試舉人公策得中既拆號考官始覓卷中有處字啓請去之先是燕山怒中官金處善直諫而殺之命中外文字不得用處善字故也正德丙寅中宗即位明年丁卯台登等輔承文院副正字薦為藝文館檢閱戊辰由待教薦為承文院注書庚午陞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拜司諫院正言禮曹佐郎癸酉自弘文館副校理歷司憲府持平兵曹正郎復為

退陶集卷之[illegible] 權橃

持平政府奴鄭莫介者上變告辛允武朴永文逆謀
授堂上階時公將辭去覲親與同僚議當　啓奪及
還朝知其議中寢詣　闕駁諸僚仍　啓曰鄭莫介
已知永文允武之謀則當無留即發而累日乃告不
伏其辜幸矣至授重加請奪其職　上從之時論快
之甲戌為吏曹正郎俄以事送西復戶曹正郎以親
老求為永川郡守丁丗陞朝奉大夫十月以司憲掌
令召還轉議政府舍人復掌令戊寅以成均司成
階通政拜承政院右副承旨無　經筵參贊官春秋
館修撰官當必在成均一日有流矢中大成殿棟上

命館官皆下獄公亦在其中適 上親御政特有政
院之命政畢吏曹判書李長坤前啓曰權儆為永
昌甚合物情累轉至左承旨九月仅生 殿講畢公
進曰今日 殿講論仁、莫大於繼絶世因論曹山
燕山不可不立後與右承旨金正國同辭極論曰恭
順公芳蕃昭悼公孝碩俱無嗣 世宗大王命以廣
平大君璵為恭順後以錦城大君瑜為昭悼公後至
今頌 世宗仁親之享晉周武王立武庚以存商祀
我國家設崇義殿使不絶祀武王之於商我國之於
麗猶不忍絶祀況曹山祖宗豁親燕山 殿下至親
正言事辭權儆

麗

亦君臨一時雖無道獲戾於宗廟永絶不祀甚猶
殿下之心請無留難時衆叹紛紜竟未擧行十一月
爲都承旨兼藝文直提學都承旨例爲內醫院提調
公啓曰承旨朴英通醫藥請以醫提授英固辭不
居己卯二月陞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四月同知中樞
府事六月出爲三陟府使公見時事多故深以爲憂
爲請公力言之請公不能從求外補以去十二月北
門之役作禍以公爲其黨罷故田里者十有五年至
嘉靖癸巳夏 中廟命收叙除密陽府使乙未丁外
憂丁酉服闋拜漢城府左尹戊戌出爲慶尚道觀察

使陞辭上敎曰嶺南臣藩近因年荒流亡相繼卿
其務揖安集之方公啓曰臣庶竭駑鈍死而後已然
爲治之本在朝廷之本在人君一心近來奢侈
成風中外皆然災異不息上若崇尚節儉遠方亦
自承化此年不能爲之害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可不戒哉未幾以事牘還同知中樞轉刑曹判參無
五衛都摠府副摠管累遷兵曹參判六月陞資憲大
夫漢城府判尹七月遷知樞以改宗系奏請使赴
京庚子正月還判尹無同知春秋館事二月奉
勅曰爾國數以宗系來奏祖宗俱有明肯但高帝

祖訓萬世不刊他日續纂宜詳錄爾辭可無遺慮於
是賞加正憲大夫　賜土田臧獲公懇辭不　允四
月知春秋館無世子右賓客辛丑歷議府左參贊禮
曹判書無知義禁府事餘如故壬寅　世宗皇帝有
宮婢之喪朝廷議遣使陳慰於公　經席進曰天子
萬乘之尊四海之主一朝不吳之招出於賊御凡爲
人君秋忽不戒危殆所係　殿下勿以上國之事而
尋常之恆加着念辭甚觸犯同列皆縮頸而退甲辰
無知　經筵俄復左參贊乙巳春有海舶樹旗幟過
全羅界水使梁允義遣兵討殺事聞廷議慮其爲上

國漂流船將拿推允義擒殺之故時二南頗有邊釁
公急詣闕回啓过境不可須吏空鎮今拿推允義
其間脫有警急誰可責任不如囚他將交代後拿推
仁廟留難憲府啓權撥憂慮国事待明來啓所
言正中軍機請即命允逆之五月陞崇政大夫議
政府右贊成無判義禁府知經筵事七月明仁
廟遘遐明宗幼冲以三公及公為院相受直政院恭
斷機務命下公嚮然曰以我當此任如蚊負山奈
国事何八月李芑鄭順朋許磁林百齡詣政院將
啓柳灌尹任柳仁淑等罷公與之議不合俄而文定

王后御忠順堂召六卿以上入議公　啓曰物論臣不得聞前日大小臣之說不知何自而出也然往者肅宗無嗣月山當次　貞嘉王后越次而援之成宗年甫十三矣猶終始帖然無事況今　主上乃仁廟嫡孫既已正位豈復有他慮乎且今王子君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陰邪之心臣任若有邪心死且無惜臣意亦謂方此初政務得人心每事當以大公至正行之　中宗之始大臣不能善道以李顆為及盧水孫取堂上自是告変者多　中宗後乃知其故盡救連坐人一国咸服而人心正比今日之所當

戒也是日尹任遽寢灌遞相仁淑罷翌日轉公為兵曹判書于時獻納白仁傑擊臺諫不能論執審旨命下仁傑手禁徽鞫治加任寔絕島二柳付處公復獨詣 閤書啓曰自先祖朱上天累陵大災近又大風連兩蒙賜臣恐天意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且幼主即位未幾遠竄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諫官誰敢冒死而進言乎臣夜不能寐知死敢 啓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惜臣切以 王大妃於嗣王有母之道若因此受傷不穆豈不為大累哉臣言自古有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柳灌有吞腹病於朝堂每

退庵集 烟權撥

倚屏壁而坐既無子息不敢辭退為国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證今已有年心等老病孤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皆曰國殺之也願上平心察之廣問羣下情衆相稱則人心可鎮天變可弭矣又移書尹元衡舉吾不可行行大臣不必之語以責之會林百岭詐磁皆啓請於尹任眾目中公　宗社二字順朋因是激怒乃上疏極言三人罪復於忠順堂引咎公即謝罪辭退於是三人皆以遂誅論功行賞公亦　賜推誠衛社扶濟保翼功臣歸吉原君而已順朋等　啓稽撥與臣等論議不同

請削勲十月兩司啓罷皆依允時都下沟懼女壻洪仁壽自外奔走來謁則公對書言色如平日少頃見人有来告者然後始知其罷也丙午臺諫再奪告身于未秋副提李鄭彦慤告良才驛壁無名謗言因而大加罪乙巳人公初命永禮縣付處俄移配泰川縣押官到門公怡然就道謂鄉黨来訣者曰天恩罔極矣進士琴元貞執公手不覺哭失聲公笑曰吾以子爲大丈夫矣何至是耶死生祸福天也其如天何寄書于子東輔曰昔范忠宣年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之罪甚寬典也且吾貧恩至此死即薄葬

退溪集卷之權撰

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郎指安東星州而来一行
狼狽號哭公正色叱之至則又移配朔州矣至碧蹄
驛李晦齋廸配江界亦到公戲曰李戚相催戚相
一時之行何赫赫也厄天不相見而行至論之明年
戊申春感疾彌留猶不忘書授小兒千字文無少差
家人不知其殆矣卒享年七十一其年歸葬于南谷
之某山某原至 明宗末葬左奸臧周是稍変丁卯
今 上朝服恤追先志免乙巳以後庶免羣枉以次
昭雪十二月慶尚道觀察使朴啓賢狀 啓稍撥忠
義風節如此請與李老迪俱賜追奬 上覽而歎

令大臣議處議謂二人所學所行燁然可稱允合追
奬用尤　綯述使士氣益振仗道增重戊辰春贈
谷太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
春秋館事谷丰姿偉度風神秀朗冤局峻整性儉素
不喜為華靡事位至通顯而自奉蕭然若寒士谷子
東輔為陵參奉騎馬充肥谷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
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消汝甫得末官瘠人肥南如此
敢誑消人乎會谷富扈駕所此馬借騎於人雅好讀
書雖省在谷亦未曾廢忘或遇聖賢言行切要處必
掐手恒開示反覆教告每曰為李須為已科舉特末

退溪集　權撥

事耳脫節尤好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　中宗
召白宰執宴後苑賞花　命各盡醉歡扶擁而出有
內小臣拾得近思小冊不知為誰某　上曰昔有權
倣矣　命還之谷外氏姓　貞顯王后為近親寵眷
異他而谷益自謹避凡宰相聯內屬者朝京回必有
私獻谷獨否曰非所敢也谷平居和氣藹然雖庸人
賤隷遇待以恩厚閨門之不嚴而畏莫敢有交間者
俾晉奉盤而作羹汚谷衣谷不形嗔恚唾淳亭有人
来馬過前隱身而避之鄉人有為本府教官者来謁
谷道褐使人府使聞而笞殺之官理遂給應曰非我

也乃權令谷也府使極吏消耗權相亦爾乎恚言不亂谷不終辨其弘量如此及至臨利害遇事変義形于色直前擔當勇決如貢嘻當其再啓事也通夜草啓辨趁早將趨朝家人子婿吏校挽泣諫輒麾去之至闕甲谷先漢相遇爭行問知谷意愕然固止之谷不聽詣院相李谷亮迪陞柏注書柳景深使書啓辨李谷視卅卒亦驚曰勢已至此言之徒惹起不測耳笑益盡抹去其危言處谷却坐抱膝長嘻曰刚沒如此不如不為愈之也谷與鄭順朋分深鄭初告尹任時病甚移告穀月是日始出谷迎謂曰令公亦何
退溪集卷權撰

乎鄭色動事定退後語人曰出類即日富子吾聞推某之言不覆汗背不復有言歌後李文仲處事不極以致多月驟擢尹思邈為人疎繆公業責之引劉日思益啓曰大行王大漸時臣語催撥曰亟急令大君入內撥不答矣公但啓云有大臣在非臣所能擅斷退詣寢所瞪視尹曰公欲挺推公何耶富危疑時催公以大義力贊大計催公赤心朝廷所共知安有他意尹面赤無以答初公為吏部即時朴公說為判書見公來至握手相歡飲或旺問之曰不見其人儀度乎異日富為大老宋圭庵麟壽論富世人物

云權谷宰相中眞宰相也陰崖李谷野痛已丙之禍
昔青小錄曰趙秀直當中興之運感不世之遇知無
不言、無不從庶復先王之治然後采諸賢年少氣
銳改絃無漸觸冒險阻物情大乖公與申大用權仲
虎等調劑兩間冀不至敗闕而新舊之以至今日斯
豈人謀之不臧哉云然則谷之在已卯中可謂善處
者矣若夫乙巳之禍公嘗抵至再皆在於鄭跋未上
之前三人眾狀未有的指而目之以閑宗社之名
是其根連株逮緒紳籠粉豈止於竄逐三人而已哉
此公之所大惧其他則不知也故獨能奮然出萬死

退溪集評權撥

犯雷霆以爭之設使彼時諸人皆以公之心爲心其
亂猶之間一意於爲國紓難而無他心則於眾之有
無輕重得之無失而處之合宜無眾看不至如是之
靡爛而俱焚矣由是而論先事而拯人其變未定於
空雲忘身犯難其義宗凜於秋霜鄭文翼公光弼喜
補合有犯難不可奪之節其言詎不信然也我然而
當時秉国看既以公爲不知而固以爲大眾凡三邊
請所以亂之窮邊極惡之地若可以已矣其忿猶不
怠戊申二月乃以公及李公彥迪請處重典更進強
聒其說萬端尚幸黨中堅拒不從嗟乎斯時也二

公之得以善終豈不以神明扶佑有不昧於厥初至于今日二公之特蒙奬典又豈非上天施保果大定於既久者耶

退溪集碑攗撥

當在安道孫上

時事諸生攻普雨不得空館而散猶不聽會江原監司啓聞普雨濫騎驛馬事天意亦怒命捕捉流竄普雨竄于濟州壁諫請拿致訊鞫後定罪雖不得請然絶島槩魁少快輿人之情至今月初諸生已就館云十三日 敬朝十五日下玄宮二十八日卒哭卒哭後黑室黑帶白衣云

附錄寶記門人金誠一撰

當在語錄考終記下

中廟末年兩尹交搆自是不樂仕宦癸卯引疾還鄉甲辰被召還朝而多請告未仕乙巳亂作與權勿丁

煽葉同日削職為李芑之任元祿所救得解後芑怒

李芑怒元祿

元祿之貳已將加罪其兄元祥造門哀乞芑不許曰李某之罪與逆類同科而元祿瞞我烏得無罪竟竄之芑怒猶未怠嗾持平李無騏劾之臺官有止之者遂寢乃力求補外出守丹陽豐基二郡

記聞 朝野記聞

乙巳獄事

大小尹

尹任 章敬王后之兄 仁宗大王之舅登武科官至左贊成尹元衡即 文定王后之弟也為人奸邪雖戚畹安而見棄於清議詮郎中書之薦皆不得參憤嫉士林躁進之輩又各有所主互相詆排遂有大小尹之說飛語漸騰戊戌年 中宗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溘逝固辭乃止己亥 東宮有火災藉：指為人火大司諫李霖等上劄有曰衰眠之漸已至陵騰忌克之謀終成厲階云：辭語太露識者記聞

奪元衡階

祺壽

元老

憂之　仁廟即位擢尹元衡工參蓋以慰　慈殿之心也大司憲宋麟壽等論劾踰月奪嘉善資一時有長憲者咸憂其已甚欲其停論麟壽之從弟祺壽告以外議不聽及元衡得志森與麟壽並被禍東閣仁廟自在　東宮尹元老元衡等譖間兩　宮之欲生禍及　中廟上昇日聞飛語于　慈殿令　仁廟不自安而元老尤為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成服後翌日左相尹仁鏡柳灌六曹參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兩司玉堂亦啓之累日乃命付處未幾柳灌等被罪元老召還初元老議罪時獨參判李

東皐

浚慶以為幼主初即位母后垂簾之衆不聽

時 明廟幼沖大小事 慈殿權同聽斷東閣

慈殿教曰中宮有諺書相通而現露者云近覩國事

中宮諺書

人心漸至於殊常吾則坐待免日判書亦問其如此

欲移大位於公正之處資力者寡未之能耳前日所

教之事勢所難為頃日所達之事請速為之如是遲

留則終致曖昧而免者不知其冤人也前日寬元老

時並罷元衡則人心之公攸必不至此矣判書指柳

仁淑公正指鳳城君屹野史之流

世遇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毛梼云常出入內傳通諺

記聞

書者也請鞫之先是有拾得細書感諺簡於闕庭者其書畧曰近日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深泣欲移大位公及處丞相處已通之昨日下教之事勢難緩之前日啓達之事請速勿之云云認為任通于慈懿殿之書而遺失途中者此乃奸宄革欲誣任等為謀逆自造其書故遺闕庭而獲納者也仍捕任之妾與奴婢及女壻前註書李德應等鞫問獄成誅任仁淑死後行刑世遇錄勳事

乙巳八月下密告于禮議尹元衡乃罪尹任柳誅柳仁淑等事也元衡遣其妻入內怵文定元衡謝于大憲閔齊仁大

諫金光準一會于中學齋仁光準發議欲罪任濬等
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彦慨持平金磏閔起文
司諫朴光佑献納白仁傑正言金鶴祥柳希奮等以
爲當主少國危之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不可目此
論劾大臣金磏曰忠賢魚肉基於此又踵衰貞所爲
乎宋希奎曰我則雖寸剉吾骨有不從也齊仁等恳
乞終日竟不從而罷翌日知中樞鄭順朋兵判李芑
戶判林百玲工判許磁等夜會光化門來啓曰國有
大事請面對　上及慈殿御忠順堂仍召領府事洪
彦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贊成李彦迪兵判權撥左參
記注

忠順堂

資丁玉亨右參贊申光漢禮判尹旣判尹尹思翼及
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等入侍順朋等進啓曰任
雖仁淑之罪齊仁光準欲論刻而爲下官所止不得
論啓請分輕重罪之左右或言可罪或言不可罪李
彦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 慈殿
敎曰生禍士林非所慮也命竄任遜雖左相罷仁淑
吏判尋因順朋之言以雖仁淑附尹任謀危社稷任
羅三大臣
付處
絶島安置雖仁淑中道付處大憲許磁大諫羅世纘
等合司論雖等以謀危宗社罪之仁鏡及芑等亦啓
其罪名過重順朋入上疏略曰尹任在丁酉年間

順朋疏

黨附三凡欲害國毋設若其計得售則未有毋靡子
全之理也　仁宗大王考友出天兄爭之間少無間
隙而任倡禹不道之言使上下不安及至賓天之後
自生疑懼陰結大臣以蔑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辜
雖曰先后至親勢不可容貸柳濯顧命大臣當危疑
之際不思協力輔導曲從尹任之言使　殿下孤立
無依嗣位之日與首相語曰當立何人欲自取稟
中宗大王嫡子唯　殿下一人而　仁宗大王遺教
亦曰有慶原大君可付後事濯欲更稟何人柳仁淑
連姻任家締結已久　殿下即位之日招潛邸時師
記洋

傳問　殿下之賢否設若不賢欲將何為李彦迪入侍經筵而退見仁淑言　殿下英明特異則仁淑默然不答不悅之色見於面目平居對人指殿下口訾不可道之言謂上有眼疾畧無忌憚罪惡亦大浔保首領亦已足矣嗣服之日一二下官李霖承受此人等指揮生殺之權不欲歸於　慈殿公然唱說此亦亢謀之一端也　慈殿下敎稟美賜任等死順朋以下錄勳初号保翼後改定難功臣同日順朋等面對罪任等後献納白仁傑徑啓曰自上雖微細之事當光明正大公者尹任事當議于院相處之而內降密

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臣直啓以定其罪則是而其
昕以罪之者大失事体後日奸細之徒必目此端而
得志況罪人必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曰某人以某
事被某罪也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職遍告
而無傳旨辞緣亦非国家法典之常也尹元衡遞自
相通於宰相使国家之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
考閔齊仁金光準以尹任論啓事議于臣等臣等以
為國有大臣六卿此事不出於此乃出於密旨不正
甚矣齊仁等亦以為此聞密旨之下奔走於宰相之
家有同傳令厚卒是雖出於為
上慰劳之心而臺
記聞

諫之体掃如矣宋希奎朴光佑等不即決啓徒煩辭
逮未免逡巡之跡齊仁以下請並逮答曰密言事朽
宗社切迫不得已之事也啓意與朝廷議處仍命台
六卿以上傳曰白仁傑托以正大庇護逆賊使深憂
國事之人不得自安先罷囚禁府推問大治宋希奎
以下罷職尹仁鏡等曰啓臺諫以言得罪則士氣推
沮請恕其愚妄不允仁傑元情入啓曰兩司啓命勿
推放送
尹仁鏡
以鄭順朋上疏大王大妃教曰如此危疑之際順朋
爲國忘身真節義之士也彦弼曰請斟酌處之以示

好生之德大妃曰幼冲在位此正危疑之機 肅宗
朝南怡謀逆雖國喪親鞫至用烙刑是計國事輕重
甫好生之德予豈不念大抵治小人有如斬蛇他日
若復起煽乱則宗社之危立至又曰此非所以議
賜死之也卿等其退去予當決之乃命禁府賜任潅仁淑
死安置霖于義州 野史之流

李彦迪 八月院相李彦迪以密封单子入啓其辭曰醫員朴
密啓簡 世擧来見臣言 仁廟大漸之日手書小紙使尹興
官
義覽之曰解見否興義曰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
入來 仁宗傳敎醫員亦參聽云此傳敎其日不下

政院此必尹任父子之所為至為駭愕

外戚入
侍

臺諫請鞫內官金承宝李承豪承宝不服死承豪杖訊後還發配所當 仁廟大漸之時尹任父子以外戚入侍禁中任則無知武夫固不足道當時諸賢不知此事之非可惜 並野史之流

芑啓

大王大妃御忠順堂寢室南內 上御于窓外小東南向仁傑等入侍芑進曰刑曹判書尹任自中宗朝素畜異志到今多有不自安之心左議政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等亦有形跡兩司長官會議于中學欲啓而為下僚所沮臣等居宰相之列不可不啓請收

詳議處之　上曰此駭愕之事也　大妃曰任之完
謀自　中宗朝已著近於內間亦有變故冈知所措
長為流涕今朝公論遂蒙此宗天地祖宗默佑而然
也任於丁酉年締結金安老謀危國母之狀已見於
許啣推案儒生疏中亦言之　中宗罪三凶金安老
許沆蔡無擇之時並欲深之而為東宮未果反墜一
品予亦厚待如一家欲使凶謀自消以申秀廷之子
為駙馬時初欲取任之孫而任追悉不應其陰懷凶
慘為他日肆毒之計可知近者益稔禍心潛結宰相
不通內閒情迹昭著朝廷當知為宗社之賊而大定
訖啊

其罪彥弼曰任可寬仁淑可罷淮可逐衆議咻然仁
鏡以下咻論任取其表一者記之順朋曰任初以扶
護東宮爲之名而遂成大小尹之說一國臣民皆仰
戴東宮任豈別有扶護之事乎或云小尹爲大君者
亦甚無理東宮豈無嗣而只有一大君豈有他疑臣
憤其言以此啓于　中廟也及　仁宗傳位于上事
順名正人無他意任自生疑畏益存形跡仁淑淮非
蔑於公論須分輕重罪之然後人心定矣彥迪曰事
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任久存形迹只可
遠竄不必圍籬大妃曰卿言固然不欲傷人是乎本

意生禍士林非所疑也繼自今朝廷協意使無邪論
頃日為分邊之說者皆為保護東宮籍口保護東宮
者豈必間父子雖兄弟然後為忠乎邪論囂囂使父
子兄弟之間欲有所疑間者皆任之為也　仁宗在
天之靈昭昭下臨內閣雷無如此之言　中宗常於
世子問安每以孝悌為教則母聞之矣至於朝廷之
人某是某非則未之聞也　仁宗之不自安者必任
之所致予則未母知之自古豈有去母后大君無後
必能保東宮乎害大君而　仁宗早世則置國家於
何處乎今人交結執政亦欲何為攖口任者有邪心
記聞

死無足惜刑罰過中人心不服當此初政不可以威刑鎮人心亦不可苟存疑慮上下矣大妃曰若無形迹何疑之有大小尹之說自內專不得知東宮失火後諫院上疏有忌克之說李霖疏有藥毗之漸易至凌騰忌克之謀終成厲階云中廟莫知所措及具守琳大小尹之說中廟始覺疏意欲推尹任而朝廷止之然則邪說出於外庭非出於內閒也恐如朴氏之事故予每憂慮尒兪寬任罷仁淑通潍野史之流

冲菜啓尹任被竄權攖詰闕啓曰自先朝七年凶荒今年秋雨不止自作大風連日濛昧不止小臣之意大臣竄

逆罪不分明恐或天意有所感而然也日者會議人皆不知其端今若以謀危社稷罪之則乃人臣極罪之名不可不明。幼主即位未逾月遽罹受遺大臣人心不測其端又因諫臣人必畏言而不敢有所論啓也尹任雖被重罪不足惜窃料王大妃若因此不食而生病則豈非嗣王之累哉嗣王於大妃有母道為尤不可不思也伏願平心察之使情罪相稱群心安為答曰此事孰不知之且引灾変反以加罪為非予甚寒心灾変若出於罪後則猶可說也此灾之出久矣恐有奸而然也　世祖朝昭憲后亦被重罪若有重

罪則不可以至親貸之朝廷如是國事尤誤予心寒
焉初撰持啓草到政院示院相李彦迪彦迪以為如
此則反澈而促禍勿使削去其中尤甚切直之言既
抹去掇拖膝歎曰刑戮如此不如不為撰以入恭忠
順堂例參勳旋削勳奪爵又加罪付處朔州以卒今
上朝慶尚監司朴啓賢狀啓請褒其忠義大節命
贈左議政東閣

明胤啓九月京圻監司金命胤詣政院密啓曰朝廷為宗社
大計已定三人之罪但任之所倚而為凶謀者必有
其人騰播已久而至今未聞處置之事臣未知何故

也桂林君瑠任三寸姪所倚以為凶謀者瑠必典知既知其情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貸而朝廷尚未有問必以為罪魁已除此不足慮而不論也然事已彰著瑠之思所以自脫之者必無所不至而不逞之徒藉此不軌者其勢必然名既蒙之後則必更煩聖慮伏願議諸臣速為善處鳳城君。近臣亾妻切親年尚稚弱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君之中或有稱美者當國家危疑之時貪切榮禍之輩藉此為亂階者亦未可保其必無也宜并処置臣世受國恩日夜為國長慮以閔齊仁時為大憂尚有憂國之心為在記閒

言地故去八月初旺見其家以尹元老被交構之罪
獨偏開陳疏懷遠城門將閉遽還未免二三大臣啓
達尹任凶謀而未及臣疏慮之事群下之議尚未盈
釋晝思夜度不揆戔戔在外官敢此来啓傳曰為國啓
之真忠臣也瑠逃下書八道大索兎山縣監李坎男
捕得瑠奴跟尋抵安邊黃龍山中削髮為僧作土室
以居獲拿鞫初不服壓膝烙刑乃曰尹任語臣曰主
上有眼疾何以聽政鳳城及汝中當立矣其凶謀節
次則柳潍柳仁淑所口當權宰相可以謀于朝廷而
為之云云逆輩之明亂錄動坎男超三資陞堂上

宣廟朝明流削爵黜外而死

安置傳 傳曰尹任包藏禍心謀害宮闈情跡彰著東宮失火
旨 造為浮言乱惑人聽至今常 不安之心曲為自保
之計原其情罪在法同赦茅以先后至親遽用全釋
予心不安只從寬典以示予不忍之意安置絶島配

賜死傳 南海 傳曰任本以凶慝之資久憑城社之勢始結
旨 三凶黨戕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莫惑
群聽積成凶釁至于今恒懷不安之心保全之計締
結權臣欲行肖膓謀危社稷情迹發露依律賜死 至忠州賜死

傳曰柳淮素與尹任更相交密當大行大漸之時正

統自有所攸而灌曰稟定當立及孤嗣服之後聽政自有旧例而灌曰毋后不可臨朝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己慾罪開宗社在法罔赦賜死　傅曰仁叔連姻尹任助成陰謀内蓄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為不利於己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暗指予為有病人或說予賢明顯有不怳之色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己欲罪開宗社在法罔赦賜死

王若曰皇天降割大禍荐臻國家多難群情未定予以眇質初受丕基凡在臣僚宜協心力各盡戡而無貳庶保邦於未危尹任包藏禍心久稔凶計始倡東

宮孤單之說起疑士林中締丁酉三凶之謀流害國
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眩亂人聽構成危
疑至于今日內不自安曲為保全之計締結執政之
臣謀危宗社情跡敗露柳灌素与尹任更相交密當
大行大漸之時正統自有所攸而灌曰禀定當立及
孤嗣服之後聽政自有旧規而灌曰母后不可臨朝
柳仁淑連結尹任助成陰謀內蓄患失之心以孤之
立為不利於己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為有疾
人或說予賢明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懷異志謀濟
己欲罪関宗社在法罔赦固當依律定罪荣以先朝

旧臣深加不仁之心茲將三人只令賜死既正去奸之典宜推赦過之恩於戲臣哉無將心罪固莫贖邦有常刑予豈得已大提學申光漢稱病不製承旨崔演代製此後教書多出於演手順朋芑百玲磁推誠衛社協贊弘濟保翼功臣一等洪彦弼尹仁鏡李彦迪權撰丁玉亨申光漢尹汲閔齊仁金光準二等宋祺壽韓景祿尹元衡崔演宋世珩李文楗鄭源李潤慶二萬年林九玲尹敦仁崔彦浩尹參安瑭趙璞三等權撥李文楗鄭源安瑭復連逆賊見削忠閣

王若曰天天是極禍今荐臻國步斯頻乱未有定方

憂多難之未堪奈此群慝之交搆尹任憑肘腋之親
席冉蚧之寵托護東宮售謀於汲引兇倘冒危國毋
蓄念於覬覦壺闈得鼎稔攫母之惡獘徇狂吠主之
毒復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蚍糠及米積生疑生
偏之漸當先王大漸之時屬國祚危疑之際先惧元
老之浮志禍必及於赤族欲托鳳城之問安事將迫
於傅室陰謀未逞姦計益深兇邪締結而潛冒蹤跡
詭秘而莫測入與子惛而密議謂予霍眙之有膜顓
稱賊瑠之當立揣萬機之難治圍甲帳而深居觸說
諱疾之樣私單衣而掩目形容病眼之狀畫則共資
訛聞

其陰謀夜而相傳其秘簡加以飛牘於宮掖每擬置
君於爽塏惡已至於射天罪亦極於擢髮柳灌澄叩
台座之尊威權震主陰結戚畹之醜氣勢傾朝冈念
受遺之重寄反懷犯上之異心乘危病之邪伺宵禀
後嗣之承統嗾大位之奸窺洩厭母后之臨朝直入
御藥之所欲試異議之鋒謀深慘矣罪莫贖焉柳仁
淑與逆任而連婚懷二心而構乱指予有疾病厭間
賢明之言與彼為唇舌敢發斥立之謀或相與秘議
或交通陰書其惡已熟其罪亦盈頃因端緒之發見
薄示王法而賜死及今情迹之敗露盡依律文而斬

獄瑠既犯滔天之罪又干比罪之誅知事迹之發覺
雖以身逃拠證左之明白即同獄成仵俟罪人之斯
得快示義殺而無赦李烋稟性險邪行身諂佞倘附
奸流包藏凶計試廣探其人意遂造成其逆謀孝德
應受凶人仍育之恩忘國家生成之化在家問計之
時指畫陰謀之居多及予嗣位之日伺察眼疾之有
無乱逆之謀終始同奏是皆宗社之大賊固宜神人
之共憤茲将右人皆用重刑正法遅処死之律首従
不分明族黨緣坐之法財産入官於戲凶儔逆倘之
既前喜見宗社之再安四染汚浴之維新嘉與臣民
知聞

而同慶　彦弼等啓曰觀煇與羅淑羅湜李中悅之言則煇於中間以任之意反覆往來者也凡此凶謀皆此人助成辛未命禁府囚煇李德應于軍器寺前路鼎盲三日傳屍四方絞任于興仁興義興禮金紳瑠于湜調誦

柳判書淑子希曾希顏希閔潅子光績并籍沒家產妻妾幼處分

子爲奴兄弟叔姪依律緣坐於是杖流湜于興陽安置希登于龍川徒淑于鉄原光佑于鳳山野史之流

芭啓　嘉靖乙巳明宗初年十月右相李芭詣闕啓曰近者

定罪自上不動拜色各適其情人心咸服時尹任柳仁淑李煇

被柾刑朴光佑郭珣鄭希登杖死李霖羅淑遠竄鄭
淵李若氷李若海金礪盧守愼李中悅削奪成世昌
權撙宋麟壽韓淑李震金振宗沈岑李嬾幼罷未竟
李震羅淑鄭淵李若海金礪李中悅皆賜死耳

朝士雖多坐罷者而亦有所未盡此臺諫未及聞見
也李天啓李混權勿李湛無異於金礪輩丁璜亦只
逾眩請與彼同罷且注者己卯之人徒以自己所知
為賢良而取人其時不能成篇者則已矣成篇以呈
則進忝無遺是豈至公之科私乎　中廟命罷其科
仁宗大漸之夕命復科　仁宗方疾革尹任三父子
入侍初欲以鳳城為君勢不得為然後傳位于主上
此安知非任之天術也請還罷其科　上允之天啓

以下五人皆削奪官爵過十餘日芭復啓更聞見則
李滉非不知是非者也請還收削奪之命上命叙用
芭姪元祿力言滉之恬退不與時論故也 宣祖庚午
削勳之議
弘文館始發削勳之議臺諫避嫌後還職自是三司及
舉朝皆請削勳丁未己酉罪人並命伸雪惟李弘胤不
赦削李芭鄭彦慤官爵是時臺諫逐日伏閤王堂日再
上劄大臣頻来啓達舉朝及宗親仗主忠義之屬皆
爭上疏而俞音尚閟物情愈激自五月大雨至于七
月雷震之處不可勝紀人畜多死 命招三公来西
壁六卿三司長官引見于思政殿資議以已之事始

削奪鄭順朋林百玲官爵明日三公率百官立庭請
削僞勳伸雪二柳之寃潅及仁淑自是之後西司日五啓
玉堂日三劄石潭
恭懿殿宣祖丁丑恭懿大妃疾病彌留時迓臣方請削乙巳
勳累月不允大妃嫌以此心孼益重群臣多有悲憤
者盖乙巳奸黨肯誣大妃陰主尹任瑠迸謀故以為
寃痛一日上問安後回進見曰削勳先朝至重
之事不敢改故不能徑外庭之請大妃連呼不敢
曰國家大事何可為未亡人輕改乎上退未及階
大妃痛哭上聞之取席坐于階下柳眉良久免隕

淚者數日　大妃疾革嘆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
言已手足皆冷宮人走報　上所上卽進見則疾不
可救矣中殿亦至相對涕泣　上白大妃曰當削勳
削勳
矣願安心調病大妃色喜而瞑　上請開目則　大
妃　言亦未了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上曰　上息
同極不知所報翌日大妃薨石庫
供壽
宋供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陛以玉堂應陼以
注書同入侍講畢語及乙巳事宋公泣陳其冤枉之
狀悲動左右全誠一以正言入侍進曰供壽在乙巳
間附麗權奸至錄僞勳享其富貴二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冤欲窮
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祺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
時引疾閒者縮頸而公辭氣自如荷澤

三人不次用 三大臣復爵 四奸削爵

削勳教文

不次擢用柳濯尹任以下皆復爵給產李芭鄭順朋
林百齡鄭彥慤等並削爵東閣
丁丑冬削勳教 王若曰國家值不幸之運群凶肆
惡於曩時人心有難誣之理台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
於中外昭國是如日星昔辰巳之兩年慟華勛之繼
陷姦人不遑禍心無厭尹元衡以禊偷之性欽鬼蜮
北閫 削勳教文

之謀既憑肺腑之親兼援城社之勢挾私憾於尹任
久懷吞噬之志顧所憚者儲宮未試賊害之術嫌成
大小之誅漸亡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信逆而
旁伺當　仁廟在位之日無隙可乘及龍馭賓天之
後惟意自資　明廟以介冑入承統緒攸正文定以
母后權臨宗社賴安有血氣者共戴一天為臣者則
孰懷二心敢造言於無疑之地案欲逞其積憤之兒
元凶狥吼群奸蝟起芑與百玲迭為腹心磁及順朋
互成羽翼托密旨而賛外朝累被臺臣之折遣妖妾
而撼內聽潛成市虎之誅欲加罪而難其名首倡不

自安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淮
柳仁淑顧命元老惟幄名卿咸守正不撓以異己而
就群猶亦何辜任之近屬亡命只欲偷生詎望視死
如飴被孽非由自作緣指無為有構成禍阱久致大
猷誘德應以免死俾誣其服教毛錐而謊語遂以為
證鑄張昡惑鍛鍊羅織畏清議之閒發掩尒正而盡
劉至於鳳城君之罹禍亦由金明亂之構捏流言無
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誅人罔極慈母之所以兒疑致
維城之斯壞雖同氣而莫保尤有痛焉不忍言者梓
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藉囊書僞撰內庭之拷掠條
北閘 削勳教文

毒非惟肆誣於內殿宗是幸禍於
考陵有擢髮難
赦之罪無一毫可記之功裁制君父敢軟同盟之血
汚辱宗祊至勒鉄券之名雖謀計極其巧密而童類
自相矛盾許磕歎鬼神之難誣仍致投荒齊仁悔小
人之不免竟被奪勳鄭儼爭其父順明而因憂致疾
元禄諫其叔孝芒而逆怒坐瘠敗露之形難掩凶慝
之鋒未戢餘禍所及累世愈酷神人之交憤極矣邦
國之不亡幸矣此而白日中天雲翳漸釋宝鑑當空
魑魅莫遁肆先王開晧於未年痛奸兇欺蔽於初服
量移遠謫之臣稍釋連坐之孥雷雨之澤未霑存沒

弓劒之痛遞纘臣民子以沖眇之資叨守艱大之業仰体皇考之志親承慈后之教當丁卯之權同收用舊人逮庚午之庭爭略採公論事芟鄭順朋林百玲鄭彦慤等奪其官爵柳潅柳仁淑等滌其遷名丁未己酉兩年被罪之人復其職牒還其籍沒入國之心雖欲盡筆先朝之事未敢輕改顧輿情之莫激抑天道之必復矧先朝親經變故在當日洞灼情狀迥於一病之蒲留命雪四人之冤杜予於是詢及大臣即命還給柳潅柳仁淑職牒惟任瑠事勢重大猶且遲難若以國言未已公怒有甚於水火玉候猶幾慰悵

礼部謝勲教文

匪在於藥餌事永其是天不容偽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還給任瑠職牌尽革罷衛社功臣收其錄券啓達懿殿且咎群情不予降割未及頒教空復推慟趙欲布告於戲伸冤討罪既終先王之志開國承家永絶小人之禍故茲云ㄴ

削勳傳告

削勳傳告小人之構怨於人而欲陷者不有以置之於死則無以快於心不有以逞加之則無以置其死不有以籍口則無以名其逞其為設心不亦悖乎尹元衡以兇狡之人處肺腑之親与尹任権埶相傾互生猜嫌及 仁庙禮陟 明庙即祚則元衡攘臂肆

毒任特一机上内耳邑順朋百岭等相與附會前有宿憾之蓄而旋萌貪功之心誣陷之術泛徵至重始以任為不自安以淮等為稍存形跡而投寵之敢效惇卞之遺智詐為誇書驚動宮闈遣元衡妖妄於大内簧鼓邪說浸潤於内及順朋之疏上而任淮仁淑一時誅戮叛逆人臣之大罪不服而定罪可乎循忍人心之不服假衛社之名強要君父之尊同歃盟壇之血上天鴻誣之怒祖宗汚辱之憤一喬於冥冥之中而明胤之密告繼起以任至親之留以致人哉以台反之屻以致人疑巧為機穽終成大獄林百岭

 削勳傳音

誘德應而誣服安世遇教毛錚而為證捽宮在嬪迭
行杖烙咫尺禁庭血肉狼籍至欲出宮人而罪之先
王至親橫罹戕殺　仁廟外家嗛類無遺疾其冤已
必中傷之端人正士駢肩就戮一時士林一網打尽
而　明廟以　仁廟介弟入承大統兄讎弟及古今
通誼一時臣子有何他意於其間哉元衡以積年之
私憾洩之於任洩之不足則移之於　仁廟移之於
恭懿殿其為凶悚將有不忍者　明廟念被天顯人
無間於昆弟之言而愚夫君又鉗制朝廷幼出交構
之說誣想可欺之方　文定在深宮之中　明廟冲

年同未在位豈知奸人所誣罔哉當初權撿謂任以
外舅之親傳位之際處事甚正云則撿謀國重臣忠
直無隱豈私護一人蔑此言乎任以武夫一朝失勢
誰與為逞瑠則迷劣無知人所賤棄久矣以任之三
寸姪終受其禍有何疑心任等果有逆狀則忠順堂
入侍之時邑順朋等豈以不自安存形迹為語且曰
謀危宗社宗無現迹則竟為反逆一出於搆捏明矣
且邑等以仁廟為未逾年之君其無君不道之罪
極矣當時宪枉之狀見之者惻耳聞之者惻耳莫不
欲食肉寢皮以此欺天乙可欺乎以此誣人乙可誣
乎 劉勰傳音

予自有天地以來奸凶之毒未有如此之酷也鄭廉
以順朋之子泣諫憂傷而元禄以芒之姪面爭而未
免逃黜史筆秉直安名世趙璞竟被誅竄當初許磁
以首謀之人杖錄勳之後以天地鬼神不可誣辞自
底竄謫閔齋仁初參勳籍自知不免為小人之故懷
恨之色形於言語公論不泯人心難誣亂此可知亂
国之人莫不拊肖叩心而兌威并亡不敢開口數十
年之間是非顛倒刑政紊乱國之不亡幸耳事雖已
往其事之是非分明人雖已死其死之院枉可見
先王末年賴有開暗量移遠謫之臣今釋尹任之妻

孥將次第舉行而弓劒遽捐可勝痛哉　先后垂簾
日　先王未卒之遺意收用其時旧臣大霈鴻恩述
至庚午上自公卿下至草茅之士交章論至於半
世之久乃上告　慈殿削奪鄭順朋等四凶之官爵
洗滌柳灌柳仁淑之迷名丁未己酉兩年被罪之人
亦皆還給職牒而又於今年夏　恭懿殿構厲以四
人之寃下教故詢及大臣即命還給兩柳之爵而任
瑠則事体重大予猶遲難　恭懿殿證候彌留數月
日至惟羌予心罔極而乙巳之事本非所知且　先
朝同盟大事故不敢下手矣今事勢至此故本月二

十八日予以復爵削勳之意已告上殿罪人尹任及
猶職牒還給鄭順朋等衛社功臣削罷但出於不得
已也後世其毋以予爲口實丁丑十二月以削僞勳
改製教文事下教播告中外大提學金貴榮製教書以進文拙
而意不備　上曰此是國家莫大之事當辭正義脩
以曉諭中外可也豈可草草如此乎乃使李後白改
製人皆唾貴榮之少意思也石潭
春年疏
尹元老尹元衡既得志兄弟爭權相軋且元老憤不
得參功臣多發怨言兵曹佐郎尹春年上疏略曰
殿下以　中宗之子　仁宗之弟入承大統而尹任

等欲廢嫡立庶則覆載不容人ㄴ共誅而嚚ㄴ之論尚有不決者以其一國人心尚起大王大妃欲廢仁宗之事也常人情見凌辱父母之人則思所以報之況 大王大妃蒙萬世驪姬之名非獨尹任搆之宗乃尹元衡成之臣伏見衛將尹元老賦性奸邪受氣貪冒加以殘忍之質洛以矯緻之態典人言每蔽我若得志必殺尹任之語或指 仁宗為愚暗或說 仁宗早夭今世喁說小無忌憚事ㄴ皆稱內應言ㄴ皆托內旨尹任以 仁宗至親豈不起之驪姬申生之事萬古悲冤人有秉彝孰不痛憤九年之間訹ㄴ

不止目　大王大妃為貽尹任構之宋
乃元老成之殿下不知其昕以此云ㄴ且九年之間
一危國毋一危宗社在丁酉欲婚其子於金禧之
女請金安老而不聽挾其私憾逐生除去之謀輕陳
尹任逐使國毋危廢　仁宗賓天之後尹任等思無
報復各為其身共謀反逆逐主　宗社幾危　殿下
不可徒以為金安老尹任等之罪今者反怨不典録
勳之列欲附其黨排斥勳旧大臣或謂當用丁酉乙
巳之罪人或稱一等功臣當被大罪構成内外之言
眩乱是非之迹人心携二　臣不安或有趍附黨与

將成　殿下不以此時明示好惡則近不過數三年
遠不下十年士林將被大禍朝廷將至大亂國家必
亡宗社必覆伏願明以察之斷以定之勿使元老更
造丁酉之秋乙巳之亂以顛覆李氏萬世無疆之業
當仁宗大漸之時與主簿李建陽等卜其吉凶及其
賓天之後謂綾原尉具思顏主上薨逝吾之心火滅
矣君父之病欲其凶君父之喪以為幸且日者語臣
曰　大王大妃尊居母位已三十年享福亦久安能
久存臣聞此言之後食不下咽痛心冈極容忍亦久
臣之罪大矣元老之心細知之矣右議政鄭順朋等

以身殉國更造宗社則　殿下莫大之功再生之恩而　殿下若信聽元老謏言則將至於不保其身唐之五王肇周復唐黃立中宗竟死武三思之手伏願殿下斡念焉　上招大臣示其疏羅元老（時爲敦令都正）兩司相繼論遠竄未　允賜死（乙巳聞錄）

安瑞順丙辰筏長幼學安瑞順因求言極諫時弊未論柳潅等三人之宪母后臨朝執伊尹之心彼五六大臣舜出誅賊之謀欺罔天聰驟得美官人皆切齒至於宋儔壽林亨秀無罪見殺天若有知殃慶以其類至近來災變由此請行大赦拿鞫殿庭以亂言處斬籍其

壁書微事

彦懿啓 嘉靖丁未 明宗三年副提學鄭彦懿宣傳官李樽以一封書入啓曰彦懿女子從夫敢全罹遁送至良才驛見壁上有書閔重國事故取来封進傳曰此不得志而怨上者所爲也命招三公仁鏡芑順朋許磁閔齊仁尹元衡全元準等以所進書示之以朱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豈不寒心哉云傳曰近来灾変極多又有如此之事必有各別所爲之事仁鏡等回啓曰見

此書則非迷劣者所為也近来邪論飛騰此書雖不
得眞宗嘗見此則邪論之騰不虛矣仍列書應罪人
分輕重入啓且曰今此書啓非見壁書而始為之厥
初定罪時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如此。由禍根尚
在耳

請廢城等置法

九月領府事洪彦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
議政鄭順朋左贊成閔齊仁判中樞許磁吏判金光
準禮判尹元衡等啓曰近来邪論飛騰指罪人為誣
服作勳臣為無功不知此言出自何處臺諫侍從亦
皆聞之臣等雷欲上達但未知言根故未敢耳今見

壁書此是匿名書不足取宗然見此則知邪論之出
必有所由請置吒宋儕壽李若水於重典云（野史之流）
（投鳳城教文）王若曰帝王之道雖責於宥奸宄之貸泛春秋之義
宗嚴於治亂賊之臺援法所當然事非得已顧予冲
質受此丕基方憂多難之未堪頃罹群慝之交搆悍
鼎稔攜毋之惡御狗蓄吠主之謀於人不容固難擢
髮而數其罪在法無赦皆欲寢皮以快於心芟夷務
令其鉏根殄滅無俾其易種茅　不忍之政乃體冈
治之規庶使邪念之潛消用期凶臺之自戢歲月既
久尚未革其鶩音誑誘益甚敢自掉其彗尾直斥勳
壁書禍

旧謂録籍之無其功陰右逢類指伏誅之非其罪簧
鼓邪啄扇動禍機是由王法之失嚴以致人之心不
靖宜乱常典顯示明威徧處王石之焚尚寛市朝之
肆并従未減姑置不刑茲将宋獜壽李若氷賜死李
彦迪鄭磁極邊安置盧守愼丁煥柳希春金鴈祥絶
島安置権應挺権應昌鄭惟沆李天啓権好李湜林
亨秀韓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権撙宋希奎白仁傑李
彦忱閔起文黄憓李震李洪男全振宗尹冏元趙璨
安世亨尹忠元安酹付處杖戲臣無作愆作奸孽自
己不可逭也邦有義刑義殺法在我其敢庶乎

林享秀玉堂劄論林亨秀為逆賊爪牙与謀之跡無遠而止
杖付處罰不當罪云臺弼等議啓曰林亨秀當亂重
典事爛逆臣李煇之四寸有与謀之事請極邊安置野史流
許忠吉生員許忠吉言於館中曰李德應不能忍杖伏招而
已乃虛事也豈其宗乎請拿問答曰如啓吭今在遠
方只有脉不可加罪大憲安珓執義鄭惟吉掌令
尹釜洪雲持平柳湛尹玉大諫李嘗司諫尹仁恕献
納忠孝季正言安舳沈守慶副提學鄭彦慤直學元
繼儉典翰閔荃副應教沈逢源校理成世章南宮忱
修撰柳景深尹潔正字安命世等伏閤論列請叙吭
壁書禍

臺諫至於辭職乃從之忠吉三省交
服仁鏡等啓以此人金禧年一樣好為詭激之言者
寬許忠也請寬遠方允之禧年亦以遊館中托以正士習昧
吉
乱是非遠竄彦懿又獨啓林亨秀與尹任同里閈如
彦懿啓
鍊術賜任同心尤可死矣只為寬謫似歇　慈殿褒之曰良
死
才壁書行見者非一甫倘来啓於臣子職分至當林
亨秀罪同罰異予甚惟為命賜死後彦懿為京抓監
馬且奔且踢頭腦及骨節破碎而死元衡既出門外婢僕皆散只携老
元衡
吳二三及妾蘭貞曹判貞敬夫人者故海西而常以鴆酒自

隨平日偶識碧蹄驛吏一日尋驛吏曰如有拿命須
為我先通一日驛吏誤聞金吾即向海西者急通是
夕元衡飲鴆死

鳳城

屼中庶之子封鳳城君母洪景舟之女慰嬪也聰明
仁孝乙巳秋兩司以累登奸兒之口請置大罪自上
不聽後請開棄其家勿令出入又定守直軍以斷雜
人往來又不聽李芑啓於經筵曰仁宗病極尹任
三父子入內初欲以鳳城為君勢不可為然後傳位
于 主上云云兩司合啓請速竄亦不聽丙午秋兩
司啓請斬以大義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
壁書祸

政鄭順朋啓曰自　上教以骨肉不可相殘此誠區區之仁請念宗社斷以大義不聽　慈殿下教大臣曰吭自幼卽同乙出宮中養成雖曰年長今纔十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忍置大罪乎云云大臣再啓六書專擬啓請斷以大義不從政府六書合啓亦不聽兩司辭職而退逐命依寧山君例竄配蔚珍浮病于平昌同配昕命給米豆細布傳吉中有曰与洪氏共知逆類之故鄭遂生潛偪之心其所推卜語涉于逆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之間云丁未九月兩司同鄭彦憓所啓匿名書事啓請斷以王法狀正其罪副

學鄭彦憲等亦上劄人臣勾逆賊所屬望而浔全其
命者古今未之有也雖不自知亦不可廢刑況与知
之跡昭著無疑云〻兩司連啓不聽今十月竟殺之
遂命復官禮葬兩司爭之不聽遂停彦憲等上劄論
之遂遞兩司還収成命

洪男告

己酉四月洪男在謫所通書于舍人鄭惟吉校理元
庸(惟吉乃其同婿庸虎愛即妻兄也)署曰舍弟洪胤與術士裵先義
往来相從推占滿朝卿相歷言吉凶其言曰慶朝之
殺人極於甲子乙丑而終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何
能久御耶舍弟素稿傑多見嫉於品官若有告愛者
壁書祸

則門禍必至於不測欲以所聞自達於朝則君門遠於千里且不知式例此外有善處無迹之策耶惟吉處変詣政院進洪男之書拿鞫洪胤及辞連人自服與某某人謀舉兵起事其孽弟後丁年十六所引同謀之人尤多皆坐死至於或有平生不識洪胤後丁面目而死者

叛洪胤傳旨

傳旨有曰賊臣洪胤肚腹蛇虺之腹豺狼之門潜結不逞之徒欲售犯上之謀乃与裵先義李煇在大觀李茂丁善假妖術而卜相命之吉凶指廢朝而冀宗社之捏抗詭署将卒之名姓擬窃州郡之兵弋

宜為至親之柰以逆天討之加云云姜惟善李夔李
揆李恵丁崔順鶴洪峴洪喬邊復禹水平崔洽崔大
立崔臨崔大受事献之延百載安邁安喜遇安喜逢
裵夢星李有成李逸成李福基孫守恭李後丁池七
同池億年安世章孫守讓延璲金義諄孫守倹茂松
守彦成毛山守呈琅以辞連并依洪胤等論

敎旨
傳旨

惟善傳旨有曰惟善一時有名之人首謀倡率至作約書
惟善為大將義諄彦成呈琅守倹衆賊同辞援引雖
以杖斃不可不正刑又曰謂國家運衰謂王法可售
謂天命可爾謂天可財謂廬舫幼沖可除謂惟善大
燈書禍

被禍諸賢

立陪李綦之筆可藉兎甫白日建議成丹遂乃私鍛釘戟分造弓矢至欲動兵於列邑將以宣布於王城謀之三年而益潛誘及諸郡蓋其供庭之辭又多觸上之說與聞或有武士首惡尽是儒生夫何叛逆之徒屢出詩書之門云云傳旨忠州逢堂寔繫有徒謀叙規畫布置至於成丹固非一朝一夕而一鄉之人無一人先事上変寔由人心冥頑不知有君臣大義雖曰大邑所當全革以快神人之憤姑降為縣除忠州為惟新縣改忠清道為公洪道

成尹任左相柳淹吏判柳仁淑桂林君瑠鳳城君

坑注書李德鷹副學羅淑正言李煇吏正李仲悅參
奉羅湲參議李霖翰林鄭源直學李若海工正成可
擇正言金儲著作安名世刑參判宋猜壽牧使林亨
秀吏佐李若氷大憲具聃壽儒生安順瑞刑參判李
灑刑已上賜死翰林沈銓參奉成遇司諫朴光佑掌令鄭
希登縣監柳貞修撰尹潔進士康惟善監縣李致已上杖死
臺諫郭珣徵死參議權撥資成李彦迪翰林趙璞舍人
李天啓臺諫權勿參判韓淑同成金振宗牧使鄭郁
吏佐丁熿已上竄卒吏正鄭滋正言柳希春執義宋希奎
献納白仁傑臺諫閔起文正言金蕎祥掌令李彦忱
壁書禍

注書孫弘績杖 持平李堪臺諫韓阿吏正柳湛杖臺
諫李震奉教李烱直長尹忠元正郎尹剛元 安
裕進士許忠吉杖 進士金禧年杖 監縣梁允信吏佐
盧守愼臺諫李育慶退溪 黃慎右尹權應挺
吏參權應昌 李後慶 宋純 承旨李文楗縣監
安景佑 金應貞吏正李元祿杖配妊 禮判許磁
已上竄正字韓灝正字金忠甲 林畯亨秀父承
旨李閏慶判書愼居寬修撰朴民獻吏正朴昌門臺
諫崔益國已上削柳眉岩謫鍾城夫人有詩曰行
逐至鹿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
順慎莞何事到三泛義重一身輕 明庙幼冲政在東朝權奸窃命乙巳

之徵非明庙之所知也順懷世子薨明庙哀痛殊甚既已歎曰我何罪為人已忠賢無罪駢戮予在君位不能止也我家安得世有君王耶犬哉王言可以泯千載之臣庶矣荷潭

宣祖庚午六月命雪丁未己酉罪人削奪李芑鄭彦慤官爵惟李弘徹不赦臺諫逐日伏閤玉堂日再上劄大臣頻啟宗親儒生忠義之属皆爭上疏俞音不下八月始削奪鄭順朋林百岭官爵令招三公東西辟六卿三司長官引見于思政殿恣議乙巳之事削奪兩人明日三公率百官迓立請削偽勳伸雪二柳

之宪三司日三五啓十月命雪柳潅柳仁淑叛迸之
名削勳凡七朔終未田天
己丑徵事
己丑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韓準密啓入来是夜命
招三公及六曹承旨入直抵管玉堂入侍檢閱李震
吉勿入以状下示乃安岳郡守李軸載守郡守朴忠
侃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疏即修撰鄭汝立謀叛而
同倘趙球密告也下震吉于某府即汝立甥侄也宣
傳官李用濬內官李良輔等馳到全州汝立與其子
玉男同倘還汜朴延岭子春龍置于鎮安竹島縣監

閔伯仁領軍圍住汝立等環吐岩谷間汝立先以刀
斫邊汜即死又斫玉男及春龍不死仍自伏劒即死
遂獲諸尸以来　鄭汝立登第奕官敎讀書以此名
重一道至以竹島先生稱之性尤悽兄弟五六人皆
不相容內外親戚無不爲仇敵隣有士族女青年喪
夫財產頗饒無意再嫁汝立誣以其戶下接猥盜言
于縣因其奴婢乘夜猥淫竟以爲妾識者嗤鄙以其
氣魄盛壯論議風生開口則不問是非滿坐稱美雖
知非其亦不敢與之爭卞其言曰司馬公以魏紀年
真是直筆天下公物豈有定主又曰不事二君乃王

燭臨死一時之言非聖賢通論也柳下惠何事非君
柳下惠非聖之和者乎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孟子非
聖之亞者乎弟子趙惟貞等曰吾先生此等論議宜
古今先仗未曾言者汝立与全州金溝泰仁陳邑武
士及公私賤通上下作契名曰大同每月十日齊會
習射曰亦藝不可廢也其酒肉自家辦之飛簡列邑
求請各物送者恐後丁亥倭変全州府尹南彦経請
汝立計事一号令開軍皆聚會無敢後者汝立分部
諸軍各定領將曰皆是大同契人賊退散軍令諸將
曰他日有変汝等各領所部一時来到与儆義行道

潛等歷覽九月諸山至鷄龍山題詩慶庵有躍馬鷩鞭勢而龍顧祖形代已開亨運何難致太平先是有木子三奠邑興之謠汝立以六字刻之玉令義行置智異山石窟中托以遊賞而得之又有謠曰牽生馬鼠家主鳥王汝立於後園剛牽皮填以長鼠日久皮合招隣人見之戒勿出口而削之於是民間盛傳及上親鞫玉男春龍俱服玉男年十七問生來汝家人玉男曰謀主吉三峯也韓愾宋侃趙惟直辛汝成海西金世謙朴延玲李算李先秀朴杙朴丈長邊堂福池涵斗及僧義行常住来云皆就捕承服伏誅侃惟

直汝成不服而死　玉男生而神采俊秀重瞳子而
兩肩有誌如日月狀汝立崩逢蓋時世子云汝之孕
及生時其父希晉皆夢鄭仲夫　百官序立傑汝之
邊氾等屍于市翰林李震吉汝之甥而素中有主
昏日甚等語不服杖斃命斬以逆律
生員梁千會上疏言右相鄭彦信彦智李洁李濒白
惟讓等與賊親密狀而司憲金宇顒並請罪　備忘
記自爰作之日右相所為多有未安者推鞫殊漏于
罔已趕訝千會亦已晚矣而今反上疏以下辞說亦
多未穩至四不通書札其為于無目耶下封書于政

院曰未知此某人書至云悠〻時事欲陳反雖又有
可笑等語如是而尚可謂之不為親尊不通書於賊
修餙許多辭說耶身為大臣之節因此喪盡尤可痛甚矣
又曰予二十年待大臣之節因此喪盡尤可痛甚矣
諫請罷斥李濟兄弟事送院啓　偏忘記四字頗与
汝立結為同腹觀其書札朝廷之事无不盡述至於
往返自上無心荅說之事亦皆伺聽臆度君心曾通
于汝立相与密議觀其情狀至於此極六鎮定配
親鞫鄭彦信彦智洪宗祿鄭昌衍李濟等出於汝立
侄鄭緝之招右相鄭澈曰朝[illegible]伸之交親逆賊不過好
己丑禍

而不知其忌而已天下寧有西汝立乎彦智宗禄濮等遠竄彦信中遣付處昌行放逐白惟讓李洁遠竄以臺啓鄭彦信遠竄任國老門黜以塞汝立銓郎贓李敬中職以駁敬中削鄭仁弘白光玉爵渠安校生宣弘福与賊通書就拿処死辞連濮等柳處粹濮洁惟讓並拿死於杖下。惟讓与汝立書于鞫廳多犯上之語有曰此人猜忌狠愎又曰此人小無人君之量斷以進律白惟讓子振民以聚會共侍將上疏訟汝立院殞於杖下申浸以名在汝立門生録供稱一不通書及其書下不能對韓百謙坐収震

吉屍並受刑一次韓浚謙坐薦震吉翰林削職金憲
汝立磔屍時淨泣杖死
鄭介清與賊遊山之說臨司洪汝諄問于羅州一鄉
以為的宗臺諫論其親摩狀及排節義論介清供稱
与賊面目相見而已無相通之分自上下其与汝立
書傳曰見道高明惟尊兄一人而已昕道何道也又
命詞臣将介清所著說逐條攻示榜示列邑受刑一
次配北道介清本羅州鄉吏其父兗鄉欲受業於奇
大升不受即上京日沈義謙求見思庵留亂外廊与
弟子同受學十餘年甲申薦為齋郎及思庵失勢叛
己丑禍

付李山海等諸人得拜谷城思庵聞之曰介清本微賤若不乘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怪乎時有賊家搜書時益山郡守金顓男及奉使武人等希時宰之意謀出其手迹而火之又姑爲緩捕使賊避匿之說湖儒丁若壽等應旨上疏極言李山海鄭彦信等前後誤國護逆之狀又言韓孝純李廷直鄭介清柳永立知柳永立成立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金應南宋彦慎南彦經李彦吉曹大中李弘老李純仁柳夢井金弘微等之罪洪汝諄無君不道之罪言語狂悖上震怒曰汝等如是詳知何不早来上変

命疏録上列十人拿致禁府吾李山海柳成龍等慰
諭之槩諫累啓伸救不從館學儒生趙挺南上疏卞
救答曰予二十年忝位待儒生未嘗以惡言加之況
欲致之王府戮辱於桁楊之下使章甫之士与獄吏
相對此豈予意哉其有不得已也者存乎中其爾等
豈能尽測今觀疏良用嘉焉予過矣當為爾等之
上命朴忠侃李軸以下及推鞫諸臣等並録平難功
臣両司論其太過
脩忘記領府事盧守愼於甲申冬在政府承命薦賢
而乃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進無非奸賊
心田禍

輩安有如此大臣乎予偶燭其狀疎而不用不幸而
深信其薦而崇信登庸則迭賊之作乱豈待庚寅之
正月哉雖然此不過知人不明或為匪人所誤亦不
不警朝廷從公論處置翌日三公啓曰盧守愼一聽
時輩作弄及自薦舉其罪固難逃矣及其變生之後
猶不知待罪而惟以歇後数語泛然陳啓其衰耗昏
謬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為一國氣勢所壓也菜此
守愼四朝旧臣老病已甚舍脉如縷示以寬恕恐合
事体兩司請削奪只　命罷職
前江原監司李輅以火炎崑岡課製多士臺諫論造

同知憲府請削前司畜崔永慶不從臺諫請罷曾
擬汝立金堤黃都銓官不從 李陽元
李山海
庚寅夏因全州梁凋上疏備忘記彦信欲斬告者之
說推官已親聞則更無可言者今曰儒疏始聞之
彦信身為大臣敢肆欺罔不勝駭愕鞫廳啓曰彦信
此說傳播已久不以上聞臣罪大矣既已現發不可
不問即招諸大臣議罪依啓命招忝鞫大臣及禁府
堂上問之金貴榮稱以耳聾李準稱以坐遠李山
海稱不記而黃海監司回啓時彦信之言似發於此
時俞泓洪聖民皆稱聞之聖民時為大憲啓曰發言
乙丑稿

之時臣宗抗之李山海亦言其不可山海頃語臣曰吾与判尹同矣彦信再三唱說則山海屈曰更思之以直截之事言之右相之言是矣俄已彦信欲推黃海監司言其不可坐中亦有言者其事遂寢山海啓曰不得明記此必大病之餘昏忘致此也　上以聖民之啓侵山海荅曰人言之或左或右不是異事豈可曰一人之言而將欲嫁禍於他人乎既為辭職依

啓

領議政李山海呈辭左議政鄭澈辭職　上皆優諭

倫忘記李澈等出於鄭緝朴枝宣弘福田伊之招
同忝事狀不一而足往来書札不啻如父子兄弟事
狀昭著証拠已悉依律処斬澈毋年垂八十稚子終
七歲並斃於杖下
初玉男供稱謀主吉三峯諸賊咸稱三峯為大将鄭
八龍鄭汝立為次将海西賊徒供稱三峯居住各異
朴延岭供稱吉三峯乃崔三峯居智異山下朴文章
招稱三峯非吉姓是崔三峯乃晋州私奴云以此
外訛紛然遂指永慶為三峯　上教曰所謂三峯
必有其人如邋俀変幻各號三峯之事何以異此
乙丑稿

令物色大索全監洪汝諄狀稱吉三峯乃崔永慶
云遂拿来盖金溝人金克寬言于濟源察訪趙應祺
〻〻言于監司一邊馳啓一邊移文于慶尚兵使梁
士瑩兵使亦以監司金睟都事許昕鄭弘祈之言已
先逮永慶矣遂拿致禁府文書中有李黃鍾書以
送獄為士林之禍黃鍾刑訊致斃永慶竟餘慶以蔭
官在京以該簡論朝廷是非送于永慶受刑而斃鄭
徹啓於　榻前曰永慶素尚氣節又以孝友著名嶺
南萬無逆謀同參之理　上曰見渠与爭書果似友
受者矣永慶供稱与賊輩相識通書問自某年以後不

復相通書自上下汝立与永慶書數紙乃某年以後
書也永慶曰老病昏忘初不省也然臣則宻不能作
答也　上曰送賊文書中無渠答書渠言不忘矣遂
得免刑上下一詩永慶文書中有此詩此何等語耶
末句云有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永慶
供稱素不解作詩李曾以人所傳之詩書示偶留篋
鄭澈曰此詩臣亦曾聞昔年都下鍾樓匿名詩也
上曰分明是永慶之詩然姑停刑推既已放送曰傳
曰身居林下自以為処士連通權貴遥執朝綱処士果
如是乎天網恢〻渠固難逃於是院啓献納李洽正言
具成李尚吉也

請再鞫府亦啓執義宋象賢成輅持平閔
掌令張雲翼 善李幼澄也 上依院啓
永慶遂再繫臺啓中有逆賊委訪永慶流連等語
上問言根諫院對以聞於慶都許昕云聞於監司金
睟云聞於密陽校授康景禧云云聞於晉州洪廷瑞
廷瑞聞於品官鄭弘祚廷瑞弘祚等並拿問弘祚入
城之日永慶死於獄中府啓請罷邑郎泛之 甲午
前縣監權愉上疏有曰林下之士見陷於鄭澈終致其
死 上問其為誰愉對以永慶於是金宇顒鄭經
世等論鄭徹構殺永慶陽為救解陰意擠陷請追奪
玉堂鄭嶧兩司尹昉申欽李慶李時敬辛慶晉李睟

光朴東說立異見遍於是追奪徹官爵贈永慶大
司憲
丁酉大憲黃愼啓曰文景虎疏中盛言成渾構殺崔
永慶辭意鑄張極其詆斥比不過為人指嗾欲試傾
軋朝廷之計耳執義李成祿掌令趙翊持平閔有
慶等啓出黃愼而舉當時　上教天網恢〻渠固
難逃之語　上盛怒傳曰永慶已鞫之後君既命放
而兩司論之是何意黃愼何其所師謂儒疏為指嗾
箝制杜絕俾不得敷杖是兩司全避副學申欽校理
崔尚重李顯英修撰洪遵等劄曰景虎朴惺等假托

公論動搖朝廷捏造無形摭陷士流憲府所論誠不
為過奇自献代黃愼為大憲遂倡殺士之名敗之君父
等語以激　上怒持平尹義立献納金先燁等和之
於是兩司請治具戚等再鞫永慶之罪　上曰捨其
悃渾論其枝葉此所謂網漏吞舟總功是察又曰渾
為一時群小窟穴之主為言責者不宜破其窟穴
國事將日非矣
壬寅二月執義李效元掌令　震元姜弘立持
平宋錫慶大諫權愔司諫朴彀献納崔忠元正言李
久澄權叅一等請追奪牛溪官爵玉堂尹暾朴而

章姜籍等請送兩司論荅曰依啓交結奸兇四字在所必討不以構殺論罪者是非矣但以黨奸遺君罪之乃命兩司前後啓辭　御筆抹去構殺永慶卯酉迸賊等語

仁祖癸亥三月知經筵李廷龜大司憲吳允謙啓荅　榻前命復牛溪官爵

今上乙卯全羅道幼學羅積等上疏昔在　宣廟朝湖南有儒鄭介清者力學好古踐履真實卿宰累薦得除谷城縣監己丑迸徹時委官鄭徹乘時逞憾恣意羅織凶人丁岩壽倡為介清常著排節義之

論以中徹意終至受刑一次竄死壯邁癸亥反正後
快蒙伸雪追復官爵建祠宇於所居務安縣矣丁酉
故判書臣宋浚吉以介清為故相臣朴淳所教育反
附托於攻斥朴淳者及名出己丑逆招嘗作排節義等
語達於前席請毀其祠宇本邑焚其位版破其墨爵撤
其材瓦用作馬廐有同逆賊瀦宅者然噫嘻太甚矣
尹善道所上未撤疏本正冩冊子投進云云下該曹
尹善道疏云介清七世祖夢松罷未令同正謫配羅
州其後免役卜居務安世無顯官謂之寒微則可也
謂之官屬則不亦寃乎又曰己丑按獄時鄭徹啓曰。

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請
刑曹情又曰其時介清之罪不過因排節義之一說也本
非黨逆又曰柳成龍陳啓請雪己丑冤枉介清亦在其中
又曰柳成龍陳啓中鄭介清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
平生以學術行檢自語而偶然一篇著論以至於滅身
李端相之疏全沒此言云云 孝宗戊戌應教李端相上疏
曰鄭介清本以羅州鄉吏子孫而後居於務安初為故
相臣沈連源陪吏勤苦讀書故之相臣朴淳嘉其篤
志向學薦授羅州教授遂為朴淳門人又曰乙未年間
故相臣柳成龍請雪己丑冤枉介清亦在其中癸亥反
己丑禍

正後始浔伸理只伸其非須送倘之意也背師及覆親密送咫之
狀則有雖自掩吾宋俊古榻前所達之語曰臣之師金長生日注
公會通与介清蒲帳而坐乱帳而問曰不知朴相否答曰聞其
家多儲書冊故欵考文字而往来云其心迹之無狀如此云此
乃親与介清問答之語而善道乃以此為轉聞於人者吾
介清之事備載於國乘野史班〻可考雖孝子慈孫安敢
誣也
幼學安敏孺等上疏答曰胄令稟處事批下甭等勿為煩
擾礼書回啓介清之人品高下文行有無姑置若乃一鄉之
尸而祝之雖是無甚関係於朝家曾於五十年前

仁祖朝已有毀之之令掩置廢閣及至　孝廟朝
藩臣馳啓朝廷詢問沿革當否之際　孝廟特命以
申明　先朝之成命即為毀撤到今十九年之後敢
有云云事甚不當勿施何如傳曰覩此啓辭与羅積
言大相不同問大臣後更為稟処　禮判張善澂
丙辰吏參李廒上疏一曰　宣廟荅湖伋疏曰非謂
惟讓等與聞其逆謀也特以奸毒之目加之於徹寘
逐追奪榜示朝堂仍令究死人等並賜伸雪故鄭夾
信李撥李洁崔永慶白惟讓鄭介清六人中永慶追
贈大司憲度信復右相而時事方急白惟讓諸臣則

未遑昭雪其在庚戌年間名流在朝之日啓請伸雪屢日而光海昏劣甫瞻用事竟未得請豈但士林不幸而已逮至　仁廟反正之日延平府院君李貴先務申寃大司諫李澈修揖李洁縣監鄭介清復其官爵又復鄭徹官爵蓋兩平之論也今聞推讓孫上言請復旧爵介清門生後學上章請復毀院既下該曹尚未回啓特命大臣収議一体施行　答曰後日引見時商確裁斷　全羅道生員吳相玉等上疏鄭介清伸雪書院復設事　答曰淩吉別生妬賢嫉能之計使安灵之地泯泯不得香火人心慨歎良有以也

廣詢諸大臣然後自有泰酌裁斷之舉爾等退修
學業右敕政許穆啓鄭介清學問純正為士林所
矜式　宣廟特除六品戚經書義校正時呂至京師
介清嘗言鄭澈小人情態澈以介清名重之人所言
如此深怒之己丑獄事究竟之後陰誘所親若干輩
告介清与逆賊交密落漏鞫廳請拿問至受刑遠
竄而死其所著愚得錄隨手記十餘卷以罪人文書搜
括至鞫廳　宣廟覽之曰此讀古人書者也下其書付
官邸給其家今愚得錄傳於士林為之立祠以俎豆之以
為尊奉之所矣向日宋浚吉以祖述鄭澈之人誣罔天

聽毀撤其書院士林莫不憤惋頃者湖南多士又
陳疏請設啓下該曹以議大臣回啓臣頃見首相亦
以復建為宜敢達矣右議政權大運曰此是士林共
公之論豈有異議　上曰介清書院復設可也
戊午十一月全羅道徐國賓上疏請故儒臣鄭介
清賜額事禮曹回啓鄭介清學術行檢為世所
推而再被構誣之餘幸得伸雪之後既曰恩命重
建祠宇以為童甫矜式之所則似當特許賜額
上裁特為賜額
庚申八月全羅道仗生柳景瑞等上疏請毀鄭介清僭越

猥濫之祠且治吳相王楊夢亂等欺君罔上之罪事。答
曰所陳之事當令廟堂處　以全羅監司狀啓鄭介清書院
毀撤議大臣則領相金壽恒右相閔鼎重議鄭介清心迹言論
可見於　仁祖朝先正臣金長生上疏與　孝廟朝儀臣宋浚吉所
陳之辭設令介清無与於汝立之逆謀其不堪擬議於俎豆之事則
章亦明矣且其書院始命黜去者　仁孝兩朝之睿旨也建請復
設者賊鑊輩群奸邪論也亟行撤毀以為正士趨正人心之地領府
事金壽興　同依該曹啓辭即令毀撤實合事宜右議
政李相真議宜揭揚兩朝成命還撤鄭介清郭詩全鼓岭等
祠院以彰諸臣慢上之罪傳曰依兩朝下教令礼官即速毀撤以

正士習以杜紛拏之弊備局回啓介清書院既有撤
毁之命羅績安敏獜吳相玉楊夢擧等欺誣
天聽傳會邪論之罪除曰辜啓已削版者外令有
司一体科罪仪生令本道定罪啓　依允

目錄

龍門問答自東西分黨至老少分黨
癸酉士禍節齋諸賢
丙子士禍六臣諸賢
戊午士禍佔畢齋諸賢
甲子士禍搤翠軒諸賢
己卯士禍靜菴諸賢
辛巳士禍冲菴諸賢
乙巳士禍柳潾諸賢
丁未士禍圭菴諸賢

己酉士禍李滉諸賢
壬子士禍白沙諸賢
己巳士禍龍菴諸賢
辛丑士禍寒圃齋諸賢
壬辰亂
丙子亂